



~ 16  
2697  
14

文選卷第四十八

符命

封禪文

所忠  
奏言  
長卿

史記曰長卿病甚武帝使所忠往求其書及至長卿已卒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且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

史記書而不與讀語頌效詩而不襲雅頌



伊上古之初肇自吳穹生民

張揖曰吳穹蒼天名郭璞爾雅注曰伊發語辭也

歷選列辟以迄於

秦文通曰選數也辟君也

率邇者踵武迹聽者風聲

張揖曰紛綸亂貌善也迹也邇遠也近者踵其迹遠者聽其風

紛綸威毅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

張揖曰紛綸亂貌善也湮滅也勝盡也

繼韶夏崇號

諡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

文穎曰詔明也夏大也德明也相繼封禪於泰山者七十有二君也管子曰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有二家

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

應劭曰罔無也若順也淑善也疇誰也服虔曰無有始善而後不昌者又無逆失而能存之者罔與罔軒

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風可

觀也

漢書音義曰五五帝也三三王也經籍所載善惡可知也

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尚書益稷

因斯以

每歲軒

昭和十一年  
二月十三日  
藏

只月... 形見... 之... 漢書...

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漢書音義曰唐堯公

劉發跡於西戎漢書音義曰公劉后稷曾孫文王改制爰周鄧隆文頌曰邦大行越成至也行道豈不

善始善終哉漢書音義曰美周家然無異端慎所出於前謹遺教於後耳

易豐也漢深也履鴻皆大也言湛恩廣大憲度著明易則也孟康曰祿祿謂成王也二后謂禹統理順易繼也

是以業隆於祿祿而崇冠於二后孟康曰祿祿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輔成王以致太平

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顯號尊名大漢之德

逢涌原泉沕涌曼羨張揖曰逢遇也喻其德盛若遇原泉之涌出也服虔曰芻魄四

塞雲布霧散張揖曰芻芻也上暢九垓下沂八埏孟康曰暢達也垓重也沂流也協氣橫流武節森逝

德上達於九重之天德上達於九重之天懷生之類霑濡浸潤懷生氣之類協氣橫流武節森逝

揚氣和氣也橫流揚氣和氣也橫流多也疾逆達也多也疾逆達也逖陬遊原遐闊泳沫孟康曰逖近也原木也遐達也闊廣也泳浮自

惡驚沒暗昧昭晰孟康曰始為惡者皆淫滅暗昧喻夷昆蟲閭澤回首面內文頌曰穎

鹿之怪獸漢書音義曰微進也避麋鹿導一莖六穗於庖鄭玄曰導擇也一莖六穗謂嘉禾之米於庖廚以供

祭儀雙解其抵之獸服虔曰儀牲也解角也抵木也武獲周餘放邇於岐文頌曰周放畜

招翠黃乘龍於沼漢書音義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仙言見乘黃而招呼之

鬼神接靈囿賓於間館文頌曰是時上求神仙之人得上都之巫長陵女子能與

窮極事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德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航休之以燎應劭曰航舟也休美也尚書璇璣鈴曰武微夫此之為符也以登介

邱不亦慝乎服虔曰介大邱也言周以白魚為瑞登泰山進讓之道何其爽歟張揖

周也讓漢也爽差也言周未可封周也讓漢也爽差也言周未可封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

禪為進漢可封禪而不為讓禪為進漢可封禪而不為讓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

禪之意以符瑞禪之意以符瑞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

禪之意以符瑞

母集軒

為驗而歸於作一  
垂以垂鴻名

諫音惠文穎曰大司馬上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倖往初功無與二休烈

淡洽符瑞眾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文穎曰不獨一物意泰山梁甫設

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漢書音義曰意者言泰山梁甫設壇場皇帝封禪記號上帝

垂恩儲祉將以慶成陛下謙讓而弗發文穎曰弗發往意也挈三神之歡缺王

道之儀應劭曰擊絕也李奇曰缺闕也羣臣望焉或曰且天為質聞示珍符

固不可辭孟昭曰三神上帝泰山梁父也若然辭之是亦山靡記而梁父罔幾也漢書

後而云七十二君哉應劭曰屈絕也言古帝王在位作一時之夫修德以錫符

奉命以行事不為進越也文穎曰越踰也故聖王不替而修禮地祇

謁款天神漢書音義曰謁告也款誠也言不勅功中嶽以章至尊張揖曰蓋先禮

舒盛德發榮號受厚福以浸黎元黎元已見上文皇皇哉此天下之壯觀王

者之卒業不可貶也皇皇美也卒終也願陛下全之張揖曰願以而後因雜

搢紳先生之略術使獲耀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案銷事漢書音義

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視日月末光殊絕之猶兼正列其義被冊飾厥文作春秋一

藝孟康曰猶困也春秋者正天時別人事諸儒既得將襲舊六為七摠之亡窮服虔

為六經漢為七經孔安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蓋英聲騰茂實前

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

焉漢書音義曰掌故太於是天子佻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張揖曰佻感動

富漢書音義曰歌詠功德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

之油油漢書音義曰甘露時雨厥壤可游遊遊也言祥瑞屢滋液滌漉鹿何

生不育說文曰滲下流也又曰漉嘉穀六穗我穉易蓄李奇曰我之稼非唯雨

之又潤澤之非唯徧之我汜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周書王子

名山顯位望君之來韋昭曰名山泰山也君乎君乎侯不邁哉李奇

顯而誰

奉之以功德蓋其  
始也

以上仍申之規也  
蓋其終也

此與遺非不封禪

何也言君何 **般般之獸樂我君國** 謂騶虞也春秋考異補曰虎斑文者陰陽雜也 **白質黑章其儀可嘉** 毛詩傳曰騶虞白虎黑文 **岐岐穆穆君子之態** 漢書音義曰岐岐和也穆穆敬也言容態和且敬有似君子也張揖曰岐音是態他代切 **蓋聞其聲今親其來** 觀見其來 **厥塗靡從天瑞之徵** 文頴曰其道何從乎此乃天瑞之應 **茲亦於舜虞氏以興** 文頴曰百獸率舞則騶虞在其中 **濯濯之麟游彼靈時** 漢書音義曰武帝祠五時獲白麟故言遊靈時也毛詩曰鹿鹿濯濯 **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與帝用享祀** 帝天也白麟馳我君車之前因取燎祭於天用飲享之答以祀 **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 文頴曰是至德而見也楚辭曰駕八龍之宛宛 **采色炫耀煥炳輝煌正陽顯見覺悟黎蒸** 文頴曰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如淳曰昔傳於其比類或以漢土德則宜有黃龍之應於成紀是也故言受命者所乘 **厥之有章不必諄諄** 漢書音義曰天之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 **依類託寓喻以封禪** 漢書音義曰寓寄也嵩山也言依事類托寄以喻封禪 **披藝觀之天人** 尚書曰兢兢業業毛詩曰小心翼翼爾雅曰翼翼敬也 **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 尚書曰兢兢業業毛詩曰小心翼翼爾雅曰翼翼敬也 **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 太公陰謀機之書曰安不忘危危不忘亡 **是以湯武至尊嚴不** 文頴曰假人也湯武雖居至尊嚴之位而無不夫虛祇之遺在於大典能 **矣肅祇在假典顧省闕遺此之謂也**

省其遺失言漢亦當不失恭敬而自省也祭天是不忘敬也不封禪是遺失也毛詩曰湯降不遲上帝是祇  
審按梁書許懋云舜柴岱宗是為巡狩而鄭引孝經鈞命決云封於泰山收績燔燎於梁甫刻不紀號此緯書曲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實民淳安得泥金鑿玉結繩而治少得猶文告成安亦其矣此論足闡封禪之謬漢武後心相如不能諷諫於生前反為諛導於身後班固謂其誇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詞不適於用是已固又謂封禪文為忠賢於司馬遷之微文刺譏所見殊為皮傳

**劇秦美新一首**

**揚子雲**

仲尼斯為過矣

漢書曰左右曹諸史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 **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比與羣賢竝愧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作民父母為天下主** 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又曰為天下君 **執粹精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竝神明** 難蜀父老曰勤思乎參天貳地 **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

聞也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往時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

彰漢氏之休臣嘗有顛踰病賈逵國語注曰眩惑也踰與眩古字通恐一旦先犬馬填溝

壑先犬馬已見曹子建青躬詩所懷不章長恨黃泉左氏傳鄭伯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服虔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敢竭

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臣之極思也

臣雄稽首再拜以聞曰權輿天地未祗雖雖野野言混沌之始天地未開萬物雖野而不定也爾雅曰權輿始也雖野已見景福殿賦唯許惟切野音干

或立而萌或黃而芽言天地方開故玄黃與色而生萌芽也易曰玄黃者天地之色也立

黃剖判上下相啣言天地既開玄黃分判故天地上下相與啣養萬物也易曰天玄而地黃剖判唯許惟切野音干

初生民帝王始存言初有生民之時帝王之義始存也在乎混混沌沌之時豐聞空漫而不

昭察世莫得而云也混混沌沌天地未分豐聞空漫不明之貌也言天地肇開君臣始樹善惡罕漫而不昭察故世莫得而言之也莊子曰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時而得濛濛焉厥有云者上罔顯於義皇罔無也顯明也伏羲為三皇故曰義皇中莫盛於唐虞

邇靡著於成周左氏傳召公曰紂合宗族於成周仲尼不遭用春秋因斯發司馬遷書曰仲尼厄而作春秋

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言有斯四德乃為神明所祚兆民所託獨

秦崛起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史記曰秦自非子為嬴嬴之邑秦號曰秦嬴因襄文宣靈之僭

跡史記曰秦莊公卒襄公立字文公立卒德公方卒宣公立又曰襄公卒懷公太子惠公立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孝公惠文昭莊

王王曰已見李斯上書史記曰文王卒于莊襄王立至政破縱擅橫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史記曰莊襄王立初并天下盛從缺儀韋斯之邪政商鞅張儀呂不韋李斯皆秦相馳騫起剪悟費之用

兵史記曰白起攻楚拔郢都又曰王翦攻趙拔之刻滅古文刮語燒書史記李斯曰所職天下敢有藏書詩百家語者請守尉燒之弛禮崩樂塗民耳目六韜曰先聖民耳目遂欲流唐漂虞滌

殷蕩周謂除之也難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難古也改制度軌量咸

稽之於秦紀稽考也紀本紀也言考校而著之秦紀是以者儒碩老抱其書而遠遜禮官博

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來儀鳥也肉角獸也說文曰狙犬也

人日餘切又曰獷犬不可耐也古猛切

甘露嘉醴景曜浸潭嘉醴醴泉也景曜景星有光曜也浸潭謂液液浸也之瑞潛言猶弗也弗步忽切史記始皇本紀曰善也潛病也

大弗經貫巨狄鬼信之妖發弗音星也穀梁傳曰星李入北斗李之為言猶弗也弗步忽切史記始皇本紀曰善也潛病也

星光見東方北方漢書音義曰經謂星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史記始皇本紀曰有曜星下東郡

至地為石漢書曰秦始皇時有大人身長五丈夷狄服出於臨洮鬼信謂告祖龍死也已見西征

以下數句即劇秦  
予惜世美新

同注敬道慶也論  
注善順也

神極靈繹海水羣飛繹猶緒也言神靈其信緒不離也二世而亡何其劇

與二世胡亥也為趙高所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已術書曰兢兢業業夫能貞而

明之者窮瑞貞正也言既正且明故瑞瑞威格回而昧之者極妖同邪也言既邪且闇故妖

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言古帝王之興有憑依瑞應而尚缺正有行壞微之道而全

況盡汎捕前聖數千載功業專并己之私而能享祚者哉況況始皇

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葉漢高祖發跡在宛

業蜀漢發跡三秦漢書曰項羽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又克項山東而帝天

下漢書曰漢高祖遷都於東城漢適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蠲除也漢書沛公

制度項氏曾號雖遠古而猶襲之其秦政制度及項羽曾號雖知遠古而猶襲之也孔安國書傳曰襲道因也是以

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為漢秦項故闕者道極數殫闕忽不遷

速至大新大新于上帝運資后土顧顧遠而

圻上陳天庭八圻猶八甸言下震聲日景言威聲如雷日景若炎光飛耀言盛

命窮籠極崇尚書曰明王與天剖符地合靈契分天之符台地之契言應錄而王也創億兆

規萬世創業經乎億兆規奇偉侖儻言衆端所以威致詭天祭地事者由能祭天事地其異物

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漢書曰恭遣五威將軍王

下登假皇昏鋪衍下土假至也言衆端升至非新室其疇離之也離離卓哉

煌煌真天子之表也表儀若夫白鳩丹鳥素魚斷蛇吳錄方斯蔑矣曰孫

策使張紘與袁術書曰殷湯有白鳩之祥然古者此事未詳其本尚書帝駿曰太子發渡河中流

水流為鳥其色赤素魚白魚也見封禪書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高祖杖劍斬蛇

六 四十八之六 海錄軒

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為漢秦項故闕者道極數殫闕忽不遷

速至大新大新于上帝運資后土顧顧遠而

圻上陳天庭八圻猶八甸言下震聲日景言威聲如雷日景若炎光飛耀言盛

命窮籠極崇尚書曰明王與天剖符地合靈契分天之符台地之契言應錄而王也創億兆

規萬世創業經乎億兆規奇偉侖儻言衆端所以威致詭天祭地事者由能祭天事地其異物

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漢書曰恭遣五威將軍王

下登假皇昏鋪衍下土假至也言衆端升至非新室其疇離之也離離卓哉

煌煌真天子之表也表儀若夫白鳩丹鳥素魚斷蛇吳錄方斯蔑矣曰孫

策使張紘與袁術書曰殷湯有白鳩之祥然古者此事未詳其本尚書帝駿曰太子發渡河中流

水流為鳥其色赤素魚白魚也見封禪書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高祖杖劍斬蛇

六 四十八之六 海錄軒

分爲兩道開也。受命甚易，格來甚勤。格至也。言恭德盛故受天命。甚易令眾瑞威至甚勤也。昔帝纘皇王纘帝

隨前踵古或無爲而治，或損益而亡。豈知新室委心積意，緒思垂

務。委亦積也。秦之所爲非故欲勤修德政也。尚書曰：勤厥於四方，勿作穆穆。司馬遷曰：勤勤懇懇。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

則覺德不愷。言不勤勤則不能當先王之意，不懇懇則覺德不和也。尚書曰：勤厥於四方，勿作穆穆。司馬遷曰：勤勤懇懇。是以發祕府

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囿，翔翔乎禮樂之場。言以文雅爲囿，禮樂爲場。亂殷周

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亂殷周也。紹，繼也。懿律嘉量，金科玉條。律六律也。嘉量，斗斛

也。言金玉。神卦靈兆，古文畢發。言神靈也。神，靈也。兆，示也。古文畢發，言先王之典籍也。炳煥照耀，靡不宣臻

也。言金玉。神卦靈兆，古文畢發。言神靈也。神，靈也。兆，示也。古文畢發，言先王之典籍也。炳煥照耀，靡不宣臻

式軫軒旂，旗以示之。式，用也。漢書曰：恭立大夫，卿車服散，各有差軫。軒旂，皆車

揚和鸞，鸞夏以節之。言制服有差，亦明貴賤也。尚書曰：制，大戴禮曰：行以和鸞，鸞中肆夏，鄭玄周禮注曰：和鸞，皆金鈴也。漢書曰：鸞，夏詩樂也。步則

施黼黻，袞冕以昭之。言制服有差，亦明貴賤也。尚書曰：制，大戴禮曰：行以和鸞，鸞中肆夏，鄭玄周禮注曰：和鸞，皆金鈴也。漢書曰：鸞，夏詩樂也。步則

親九族，淑賢以穆之。漢書曰：穆，敬也。親，親也。淑，善也。賢，賢也。穆之，言親親也。九族，五服之內也。淑賢，言親善也。以穆之，言親敬也。

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漢書曰：恭，定也。神，神也。祇，祇也。上儀，言神祇之禮也。欽終百祀，成秩也。漢書曰：恭，定也。神，神也。祇，祇也。上儀，言神祇之禮也。

明堂雝臺，壯觀也。漢書曰：恭，定也。神，神也。祇，祇也。上儀，言神祇之禮也。九廟長壽，極孝也。九廟，已見西征賦。漢書曰：王

制六經，洪業也。漢書曰：恭，定也。神，神也。祇，祇也。上儀，言神祇之禮也。北懷單于，廣

德也。漢書曰：恭，定也。神，神也。祇，祇也。上儀，言神祇之禮也。經井田，漢書曰：恭，定也。神，神也。祇，祇也。上儀，言神祇之禮也。

方甫刑，漢書曰：恭，定也。神，神也。祇，祇也。上儀，言神祇之禮也。

匡馬法，漢書曰：恭，定也。神，神也。祇，祇也。上儀，言神祇之禮也。

振鷺之聲充庭，鴻

羣公先正，罔不夷儀。尚書曰：羣公，既皆聽命。又曰：罔不夷儀，言有常儀也。姦宄寇賊，罔不振威。尚書曰：羣公，既皆聽命。又曰：罔不夷儀，言有常儀也。

分爲兩道開也

隨前踵古

則覺德不愷

覽書林

之失業

式軫軒旂

揚和鸞

施黼黻

親九族

夫改定神祇

明堂雝臺

制六經

德也

經井田

方甫刑

匡馬法

振鷺之聲

羣公先正

罔不夷儀

姦宄寇賊



咸有聖德營求其後將祚厥祀於是封姚恂為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麟麟光明也麟與麟古字同用厥被風濤化者京師沈潛甸內匝洽

侯衛厲擗要荒濯沐言風化所被近者逾深遠者稍淺故京師沈潛而要荒濯沐也厲揚已見上文而術前典巡四民迄四嶽言法術前典而巡四民至於四嶽也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正民也術書曰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嶽八月西巡狩至於西嶽十一月朔巡狩至於北嶽增封泰山禪梁父斯受命者之典業也管子曰昔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

有二家漢書音義項岱曰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受命謂高祖受命而日不暇給也况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滄海通瀆之神咸設壇場聖受命之臻焉言恭既受命故嶽瀆之神皆設壇場而望來祭也堂堂盛也晏子齊景公

曰將去此堂堂海外還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內嚮喁喁如也呂氏春秋曰聖國者而死乎宣命賢拈猶於何也音烏作帝典一篇舊三為一襲以示來人擗之罔極言宣命賢習作帝典一篇足舊三典而成三典也謂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巍巍高大也已見上文臭馨香舍甘實言明德比於馨

魯一作奮說言德尼不遭用春秋則斯發此言其命也作帝典一篇舊三為一襲以示來人擗之罔極言宣命賢習作帝典一篇足舊三典而成三典也謂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巍巍高大也已見上文臭馨香舍甘實言明德比於馨

魯一作奮說言德尼不遭用春秋則斯發此言其命也作帝典一篇舊三為一襲以示來人擗之罔極言宣命賢習作帝典一篇足舊三典而成三典也謂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巍巍高大也已見上文臭馨香舍甘實言明德比於馨

魯一作奮說言德尼不遭用春秋則斯發此言其命也作帝典一篇舊三為一襲以示來人擗之罔極言宣命賢習作帝典一篇足舊三典而成三典也謂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巍巍高大也已見上文臭馨香舍甘實言明德比於馨

魯一作奮說言德尼不遭用春秋則斯發此言其命也作帝典一篇舊三為一襲以示來人擗之罔極言宣命賢習作帝典一篇足舊三典而成三典也謂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巍巍高大也已見上文臭馨香舍甘實言明德比於馨

魯一作奮說言德尼不遭用春秋則斯發此言其命也作帝典一篇舊三為一襲以示來人擗之罔極言宣命賢習作帝典一篇足舊三典而成三典也謂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巍巍高大也已見上文臭馨香舍甘實言明德比於馨

魯一作奮說言德尼不遭用春秋則斯發此言其命也作帝典一篇舊三為一襲以示來人擗之罔極言宣命賢習作帝典一篇足舊三典而成三典也謂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巍巍高大也已見上文臭馨香舍甘實言明德比於馨

魯一作奮說言德尼不遭用春秋則斯發此言其命也作帝典一篇舊三為一襲以示來人擗之罔極言宣命賢習作帝典一篇足舊三典而成三典也謂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巍巍高大也已見上文臭馨香舍甘實言明德比於馨

魯一作奮說言德尼不遭用春秋則斯發此言其命也作帝典一篇舊三為一襲以示來人擗之罔極言宣命賢習作帝典一篇足舊三典而成三典也謂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巍巍高大也已見上文臭馨香舍甘實言明德比於馨

三為一襲蓋自真而舍之

香甘實故真而舍之鏡純粹之至精矚清和之正聲易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則百工伊凝庶績咸喜尚書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又曰庶獄其弊喜與古配字通荷天衢提地盤孔安國尚書傳曰荷理也上荷天道而下提地理言則而效之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

審按洪景廬謂子雲遭王莽之變託身下位抱道沒齒正與晏子同科世儒以劇秦美新病之殆未察夫子雲者也一美一劇其深意固可知矣序言配五帝冠三王而戲弄耳此曲意回護未足為子雲深雪雋弱侯謂為偽作斯為得之

典引并序蔡邕曰典引者篇名也典者常也法也引者伸也長也也尚書疏堯之常法謂之堯典漢紹其緒伸而長之也班孟堅蔡邕注能謙揚焉之長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隆郁萌等善曰後漢書曰賈逵字景伯為侍中七略曰尚書郎中北海展隆然七略之作雖在哀平之際展隆壽或至永平之中召臣請雲龍門小黃門趙宜持秦始

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臣對此贊賈誼過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易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問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

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問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

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問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

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問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

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問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

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問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

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問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

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問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

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問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

史考名高則世展壽壽至永平

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善曰司馬遷著書曰揚名於後世

成一家之言孝經曰揚名於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

司馬相如洵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

至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

矣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諍動有規矩

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

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

典而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雲

門者難為音觀隋和者難為珍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

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樂啓發憤懣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

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太極之元易曰太極是生兩儀

太極是生兩儀兩儀始分烟烟熅熅有沈而與有浮而清烟烟熅熅陰陽和一種扶貌也與濁也言兩儀始分

之時其氣和同沈而濁者為地浮而清者為天

以品庶庶類者也老子曰百物混成先天地生

肇命民王五德初起民王者天子也尚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曰百物混成先天地生

各據其一行始於水終於水則復始也同于草昧易曰天立混之中踰繩越契寂寥而亾

詔者系不得而綴也言結繩書契已往其道寂寞亡聲莫能厥有氏號所依為氏也號功之

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負乎其書猶可得而修也亞斯之代通變

神化函光而未曜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善曰翼也言陶唐上能攻天之則下能承龍之法也龍

亂而禱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服朕既周天迺

歸功元首將授漢劉大有五行之序堯與四岳各據其一行而堯為之正四岳已備故

王以即尊位故遂曰漢也春秋左氏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劉累者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

氏在周為唐杜氏成王滅唐宣王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其後士會奔秦而復歸其子留秦

者為劉氏以是明之漢為堯後善曰尚書曰堯帝之載元首股肱已見上文 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善曰堯帝之載元首股肱已見上文

國語郭偃曰夫三季王之八宜也章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梁紂幽王也易曰九龍有悔窮之災也縣象闇而恒文垂發倫教而舊

章缺善曰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尚書曰帝乃震怒弗界洪範九疇彛倫攸斃左氏傳曰季桓子命藏家魏曰舊章不可忘也故先命玄聖使綴

學立制善曰玄聖孔子也莊子曰虛靜恬淡之聖素王之道也春秋孔演圖曰立邱制命帝行也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

迪哲相助也始受命為祖繼中為宗皆不毀廟又稱也言仲尼之作亦顯助祖宗揚明其地誌之德備哉繁爛真神明之式也雖

阜夔衡且密勿之輔比茲福矣茲孔子也善曰謂皇隋后夔衡周且也密勿已見傳季友求贈劉將軍表是以高

光二聖宸居其域高祖光武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善曰易曰見龍

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燭胡縑莽分尚不泄

其誅言二祖即位胡亥王莽皆先已誅天之所為先除也善曰史記曰始皇崩趙高立子胡亥為太子襲位為二世皇帝後陳勝等反趙高乃使閻樂誅二世二世自殺漢書曰王莽地

黃四年十月漢兵從宣平城門入城中少年朱第等恐見虜掠私燒其室門呼

曰虜王莽何不出來降莽避火之漸臺眾兵上臺商人杜吳殺莽軍人裂莽尸然後欽若上

下恭指羣后正位度宗度居也宗尊也言二祖既除亂諸侯推而尊之然後敬順天地恭揖諸侯正位居尊也善曰易曰君子正位凝命有

于德不台淵穆之讓淵穆深美之辭也善曰尚書曰舜讓于德不嗣漢書音義章昭曰古文台為嗣靡號師矢敦奮撫

之容矢陳也敦勉也毛詩曰矢於牧野善曰言漢取天下無名號師眾陳兵語皆勸勉乘旄奮麾之容揚與麾音義同蓋以應當天之正統

受克讓之歸運善曰尚書曰誕膺天命又曰允恭克讓黃炎上之烈精謂大漢之德也善曰尚書曰炎上蘊

孔佐之弘陳云爾善曰孔佐即孔子也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

所不及已本事曰誥戎事曰誓鋪觀二代洪纖之度洪大也纖細也其蹟可探也善曰探蹟見文賦竝

開迹於一匱同受侯甸之服奕世勤民以方伯統牧善曰言殷周二代初皆微開迹於一匱並受夏殷侯甸之服勤勞治人或為方伯或為統牧也論語曰雖覆一簣相子新論曰乘其

命賜形弧黃鉞之威用討章顧黎崇之不恪章顧黎崇已姓之國皆夏諸侯黎崇殷諸侯也四國為不敬湯

文王誅之毛詩曰韋顧既伐又曰既伐于崇作邑於豐書曰西

伯既勦黎善曰乘因也言因其命賜以形弓黃鉞乃始征伐也

至于參五華夏京遷鎬善曰參五謂參五分之也言殷周參五而分華夏之地然後乃始京遷於鎬也解嘲曰四

自夏至于毫孔安善曰參五謂參五分之也言殷周參五而分華夏之地然後乃始京遷於鎬也解嘲曰四遂自北面虎螭其師草滅天邑天邑天子邑也善曰北面臣位

國傳曰湯遷於毫

是故誼士華而不敦武稱未盡曰勉哉夫子如虎如龍如豺如離徐廣曰離音義訓並與螭字同尚書曰肆子敢求爾于大邑商

漢有斬德不其然與武周樂也漢殷樂也論語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延陵季子聘魯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維魯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維義士猶或非之亦猶於穆猗那翁純皦皦周頌曰於穆清廟商頌曰猗猗那歌以崇嚴

王介州云詞氣雄傑深源非翻音賦

祖考殷薦宗配帝

善曰周易曰先王作樂崇德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善曰毛詩曰對越在天

鄭立曰越於也焉奕乎千載焉奕光曜豈不克自神明哉善曰言三代以臣伐君尚能作樂配天豈不能

自神明其道哉周易曰聖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善曰

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

代神明其道大略有常但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善曰

為籍光藻朗而不渝耳善曰

孕虞育夏甄殷陶周化契成稷皆為之父母模範也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

四宗之緝熙明曰顯宗二祖重光天下四宗盛美相因而起也善曰尚書王曰昔我君文

王武王神靈日照光被六幽六幽謂上下四方也尚書仁風翔乎海表威靈

行乎鬼區鬼區絕遠之區也善曰尚書曰方行天下至于海表鬼慝亡迥而不泯歟

胡瑣而不頤善曰頤養也何細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言明

地人之道明登天之功非堯莫能興也尚書曰昭登于

上善曰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

弘厥道善曰言布聞古之遺策聖德在下之訓匪漢不能弘道毛詩曰至於經緯乾坤

出入三光善曰言使日月星辰出以其節入以其期亡則則盈縮之異也又曰言外運

渾元內霑豪芒

言漢道外則運行於渾元內則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

矣易曰品物咸亨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言漢之德能臣古之列辟其功又為百王之君也榮

鏡宇宙四表曰宇宙尊亡與元乃始虔鞏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

敢論制作鞏亦勞也善曰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至於遷正黜色賓監之事

渙揚萬內漢承周後當就夏正以十二月為年首而秦以十月為年首高祖又以十月至霸

中乃黜黃而尚赤立殷後曰紀嘉公周後曰承休公以賓而監二代矣於四者宜

揚海內制作之事猶未章也善曰禮記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改正朔易服色

而禮官儒林純用篤誨之士不傳祖宗之髣髴雖云優慎無乃惠與慎而無禮則惠善曰

優謂優游也尚書大傳

於是三事岳牧之寮僉爾而進曰三事嶽牧陛下仰

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惇睦辨章之化洽善曰孝經

之經也尚書曰惇敘九族九族既睦

睦平章百姓辨與平古字通也

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懷安也保養也善曰

毛詩曰靖四方尚書周

燔瘞縣沈肅祗羣神之禮備善曰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瘞懸

公曰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祭川曰

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魏恭體仁則鳳皇來儀善曰尚書曰鳳皇來儀家

浮沈語子夏曰商聞山書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

有錄軒

之長肉角駟毛宗於外國視明禮修則麒麟來應廣雅曰麒麟狼題肉角家語子夏曰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擾縮文皓

質於郊思睿信立則白虎擾善曰騶虞也升黃輝采鱗於沼聖德知正則黃龍見善甘露宵零

於豐草德至天則甘露降善曰毛三足軒翥於茂樹鳥反哺之鳥至孝之應也善若

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牒窮祥極瑞者朝夕坳牧天子宴日

月邦畿卓犖乎方州洋溢乎要荒昔姬有素雉朱鳥立秬黃麥之

事耳善曰素雉曰雉也見東都主人朱鳥火流為鳥其色赤毛詩曰誕降嘉穀惟秬惟秠爾雅曰秬黑黍也韓詩外傳曰貽我嘉麥薛君曰黎大麥也音真後切君臣動

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濟濟翼翼已見上蓋用昭明質良承

聿懷之福毛詩曰昭事上帝聿懷多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毛詩曰奉璋峨峨其覆以懿鏢

亦宜勤恁旅力恁思也旅陳以充厥道啓恭館之金騰恭館宗廟金御東

序之祕寶以流其占東序牆也尚書曰顯項河圖雒書在東序流廣夫圖書亮章

天哲也亮信也章明也言河圖洛書至信孔繇先命聖子也繇道也言孔子先

行德本正性也禮行正性習堯所履今天子復蹈之逢吉丁辰景命也言逢此吉當此時順命

以創制易曰湯武革命因定以和神治定作樂答三靈之蕃祉展放唐

之明文善曰三靈天地人也已見陸機高祖功臣茲事體大而允塞寐次於聖

心瞻前顧後善曰允信也次也言此事體大式弘大信能寤寐常止於聖心不豈茂清

廟憚救天命也茂輕也憚難也救止也言封禪之事皆述祖宗之德今乃推讓豈輕清伊

考自遂古乃降及爰茲善曰伊維也遂古遠古也屢止也言自遠古作者七十

有四人善曰古封禪者七十今其如台而獨闕也善曰尚書曰夏罪其如是時聖王固

已垂精遊神包舉藝文屢訪羣儒俞咨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淵

源肴覈仁誼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斟酌飲也肴覈食也肉曰肴骨曰藪

酌肴覈而行以天應之至也善曰詩云洞酌彼行潦又曰有覈惟旅既感羣后之謙辭

又悉經五繇之碩慮矣謙直言也經常也繇占也王者巡狩預卜五年歲習其祥習

則行不則修德而改卜言天下已舉五卜之占而習吉也

將緝萬嗣揚洪輝奮炎景緝使也緝與緝古字通也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不天之天律其疇能巨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哉唐哉

言誰能竟此道惟唐哉與漢與唐堯而已

潘按先命玄聖春秋演孔圖云孔子母徵在夢感黑帝而生故曰立聖角角馴毛宗於外而古今注云建初二年北海得一角獸大如麕有角在耳間其端有肉三足軒翥於茂樹古今注云元和二年三足鳥集於沛國

文選卷四十九

史論

班孟堅公孫弘傳贊一首

于令升晉武帝革命論一首

于令升晉紀總論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一首

范蔚宗後漢二十八將論一首

范蔚宗宦者傳論一首

范蔚宗逸民傳論一首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沈休文恩幸傳論一首

史述贊

班孟堅漢書述高紀贊一首

班孟堅述成紀贊一首

班孟堅述韓彭英盧吳傳贊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光武紀贊一首

史論

公孫弘傳贊

班孟堅

後漢書中左傳傳論即此篇

贊曰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

李奇漢書注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

翼之材也弘等言皆以大材初困

為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

漢書曰公孫弘少時家貧牧羊海上年四十餘乃舉春秋武帝初即位召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

六十徵賢良文學士弘策拜博士遷丞相又曰卜式以田畜為事式以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

頭上拜為中郎遷御史大夫韋昭漢書注曰遠迹謂耕牧在遠方也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

枚生見主父而歎息

漢書曰武帝為太子聞枚乘名及即位乘已年老適以安車蒲輪徵乘又曰主父遷齊國臨淄入武帝時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上

書闕下朝秦暮召入見謂曰公安在何相見之晚也

羣士慕響異人竝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

賈古漢書曰桑弘羊洛陽賈豎子也

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漢書曰衛青其父鄭季與陽信長公主家僮衛

姬通生青姊入宮幸上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又曰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子王降漢後悔昆邪王殺之將其眾降日磾以父不降沒入官輸黃門養馬肥好上拜為馬監斯亦曩

時版築飯牛之朋已尚書序曰高宗夢帝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呂氏春秋曰嘗版飯牛居車下望桓公悲擊牛角而疾歌矣漢之

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漢書曰倪寬治尚書為侍御史上問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

篤行則石建石慶漢書曰石奮長子建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質直則汲黯卜式汲黯已見西征賦漢書曰卜式

言鄙國不便隨言鄙國不便隨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漢書曰韓安國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於梁舉憲遂臧固至他皆天下名士鄭當時已見西

定令則趙禹張湯漢書曰張湯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又曰趙禹遷人至中大夫張音部文章則司馬遷相

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楚辭曰突櫛滑稽如脂如草王逸曰轉隨俗也漢書曰枚皋字少孺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以故得媒贖應對

則嚴助朱買臣漢書曰嚴助為中大夫與朱買臣並左右歷數則唐都洛下閎漢書曰造漢太初洛下閎與焉益部耆舊傳曰閎字長公巴郡閬中人也明曉天文地理隱於洛亭武帝時友

入同縣謙隆薦閎待詔大史更作太初歷拜侍中辭不受風俗通曰姓有洛下閎有洛下閎協

海錄軒

律則李延年漢書曰李延年中山人坐法運籌則桑弘羊漢書曰桑弘羊以心計為侍中奉使則

張騫蘇武張騫蘇武已見西征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衛青霍去病已見長楊賦受遺則霍光金

日磾漢書曰武帝病危日磾亦有諱諱當嗣者上曰立少子君其餘不可勝紀是

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國語曰祭公謀

纂修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漢書曰蕭望之修齊詩事同縣后倉又曰而蕭望之梁邱賀夏侯

勝章立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梁邱賀字長公從京房受易舊入說上善

之以質為郎至少府又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至長信少府又曰夏侯勝詩傳子立成至

丞相又曰嚴彭祖字次公與顏安樂俱事莊孟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為太子太傅又曰穀梁學

有尹更始為諫議大夫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

定國杜延年漢書曰張安世字少孺宣帝即位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又曰杜延年字幼公治

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

張敞之屬漢書曰黃霸字次公為楊州刺史宣帝以為潁川太守又曰王成為膠東相政甚

又曰鄭弘字穉卿為淮陽相以高第入為右扶風又曰召信臣字翁卿為南陽太守吏民親愛號

之曰召父又曰韓延壽字長公為東郡太守吏民畏服趙廣漢之斷獄太減為天下第一又曰尹翁歸

亦其次也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

于令升何法盛晉書曰于令升字令升新蔡人始以尚書郎領國史遷散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尚書曰休苟有代謝非人事也淮南子曰二

高誘曰代更也謝次也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也故

古之有天下者相皇稟陸以前為而不存應而不求執大象也莊子

不知至德之時乎昔者柏皇氏栗陸氏若此之時則至治承以

也淮南子曰天地大矣成而弗有老子曰執大象天下往鴻黃世及以一民也

民之心也左氏傳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外禪順

杜預曰帝鴻黃帝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大各也謝靈運晉書禪位表曰夫唐虞內禪無兵戈之事故曰文德漢晉外禪有剪伐之事故

湯武革命應天人也周易曰湯武革命高光爭伐定功業也漢高祖及光武

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各因其運而天

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

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

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

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

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

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



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周易曰隨元亨隨時之義大矣哉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

帝王受命而用其終尚書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孔安國曰將即政故至文祖廟告也魏志曰陳留王咸熙二年十二月禪位于晉嗣王左氏傳曰晉

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皇落氏狐裘歎曰時事之微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命以時卒聞其事也

晉紀總論

于令升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范曄後漢書曰陶謙奏記於朱儁曰將軍既文且武

應運而仕而後漢書曰陶謙奏記於朱儁曰將軍既文且武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命高祖為文學掾每與謀策

善書多遂服輿軫驅馳三世于寶晉紀曰魏文帝即位為丞性深阻有如城府

而能實錄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智任數不任說尚書禹

日知人則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鄧

艾於農隙引州秦於行役委以文武各盡其事魏志曰鄧艾字士林義陽人也典農綱紀上計吏因

使見太尉司馬宜王宜王奇之辭以為掾遷尚書郎郭頌世語曰初荆州刺史張潛

以州秦為從事司馬宜王鎮宛潛數遣詣宜王山此為宜王所知歷究豫州刺史

故能西禽

子暹東舉公孫淵于寶晉紀曰新城太守孟暹反高祖親征之屠其城斬暹魏志曰公孫淵為暹東太守景初元年徵淵遂發兵逆於遼陽自立為燕王三年遣

司馬管王征淵斬淵傳首洛陽內夷曹爽外虜王陵于寶晉紀曰高祖與曹爽俱受遺輔政爽橫恣日

秦黃門張當辭道爽反狀遂夷三族又曰高祖東襲太尉王陵于壽春初陵以魏主非明帝親

生目不明也謀更立楚王彪陵聞軍至而縛請降高祖解縛反服見之送之京都飲藥而死

略獨斷征伐四克楊維連珠曰兼魏獨斷聖王之法維御羣后大權在己春秋

侯得之大權成漢書曰屢拒諸葛亮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齊桓晉

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左氏傳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

宮之奇曰彘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

大象始構矣周易曰人謀鬼謀百姓世宗承基太祖繼業于寶晉紀曰世宗景皇

輔政又曰太神文皇帝母弟也世宗于寶晉紀曰中書令李豐推太

宗崩進位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立豐亂內欽譴寇外常莫侯立謀廢大將軍世宗聞

之乃遣王泰迎豐至世宗責之豐知禍及遂肆惡言勇士殺之乞夷三族又曰揚州刺史文欽

自曹爽死後陰懷異志乃矯太后令罪狀世宗世宗目帥中軍討之欽敗得入吳又曰鎮東大將

軍東征救之斬逆首夷三族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

震威異圖用融前列左氏傳曰威而不遠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

于寶晉紀曰景元四年大舉伐蜀太祖部分諸軍指授方略使征西將軍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

沓中使鎮西將軍鍾會自駱谷襲漢中漢書馬唐曰上古王者通將也跪而推轂曰關以內寡人

制之闕以外將軍制之戰國策曰樂毅  
輕卒銳兵長驅至齊尚書曰及庸蜀人  
南記曰蜀有陽平江關曰水北為三關于寶言紀曰鄧艾進軍城北蜀主劉禪面  
縛輿轎詣壘門范曄後漢書關忠說車騎將軍皇甫嵩曰旬月之間神兵電掃  
於是信矣東觀漢記政統說上曰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于寶言紀  
天符人事

大祖為晉公九錫之禮又進公爵  
為王左氏傳子魚曰備物典策  
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  
遂享皇極世祖武帝也尚書考靈耀曰建用正位居體重言慎法周易曰君子正  
重言重行言重則  
仁以厚下儉以足用毛詩序曰儉以和而不弛寬而能斷  
有法行重則有德

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勅矣周易曰說之聿修祖宗之志思  
輟戰國之苦毛詩曰無念爾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  
從善為眾于寶言紀曰征南大將軍羊祜來朝上疏云以國家之盛強臨吳之危弊軍不踰  
亦可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羣議而收王杜之決于寶言紀曰咸寧五年龍

荒濱日觀時通宜征伐土將許之賈充勸等單諫以為不可張華固  
勸之杜預亦上疏上先納羊祜之謀重以濬預之決乃發詔諸方大舉  
陽左氏傳晉飢秦輸之粟命之曰汎舟之役劉劭然蜀都賦注曰三峽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  
民謂之峽左氏傳曰晉卻克與齊侯戰于鞍齊侯不使介馬而馳之漢書曰有桂陽郡高帝置

之役不二時江湘來也于寶言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龍驍將軍王  
城吳王孫皓而縛陳壽降  
千濟毛詩曰淮夷來同  
夷吳蜀之壘垣通一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城  
班正朔於八荒漢書曰班固指之曰堯舜之盛也地方不過數千里論語比太康之中  
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開東

漢記曰建武十七年南賈重寶鎗車露宿牛馬牧牧道無遺淮南子曰昔容成之時道餘糧於  
畝首蔡邕胡廣碑曰餘糧棲乎畝毛詩曰召伯所茇毛長曰麥草舍也禮記曰外戶不閉謂之  
大同民相遇者如親其價之者取資於道路禮記孔子曰昔者大道之行也故  
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彭莊子孔子曰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也雖太平未

洽亦足以明更奉其法曰樂其生百代之一時矣東觀漢記曰史安其  
契曰天下歸  
往人人樂生  
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漢書霍禹曰將楊駿被誅母后廢黜于寶

日永平元年誅太傅楊駿遷太后楊氏  
于永寧宮東廡為庶人居於金墉城  
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  
王之變于寶言紀曰太子太傅孟卿知中宮言因譖二公欲行廢立之事楚王瑋殺太宰汝

璠付廷尉瑋  
以矯詔伏誅  
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關伯實沈之郤歲構毛詩曰懷德惟寧宗

新敘開基之始此  
切要之世

子寶言紀曰太子太傅孟卿知中宮言因譖二公欲行廢立之事楚王瑋殺太宰汝璠付廷尉瑋以矯詔伏誅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關伯實沈之郤歲構毛詩曰懷德惟寧宗

日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曠野  
不和能日尋于戈以相征討閼伯實沈則參  
之禍日有毛詩曰棘刺師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謫  
成敗毀譽替於勢利於是輕薄于紀之士役狡智以投之如夜蟲  
之赴火范曄後漢書曰李寶勸劉琨且觀成敗光武問告鄧禹曰當是長安輕薄見誤之耳左  
氏傳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狐孫乾于國之紀居氏春秋曰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  
之士歸之若蟻內外混淆庶官夫才鄭毛詩箋曰內謂諸夏也外謂夷各實反錯  
天網解紐管子曰循名而審實國政迭後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  
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管子曰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左  
而願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揚李辰因之許曜百姓以山都民邱沈為主  
石冰應之石冰略揚劉淵王彌撓之於青李辰因之許曜百姓以山都民邱沈為主  
州揚州刺史蘇峻降劉淵王彌撓之於青李辰因之許曜百姓以山都民邱沈為主  
東莞東安二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  
稱復攻青州

總注

此段直用過秦

晉懷紀曰賊劉曜入京師百官失守天子蒙塵於平陽  
愍紀曰劉曜寇長安劉粲寇於城下天子蒙塵於平陽矣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  
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管子曰不侯祖舊則老弟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四  
苟且之意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左氏傳曰源字曰  
弊猶會作法於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  
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中人也于寶晉書曰大康八益皆弓馬之  
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元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  
烏合之眾非吳蜀之敵也管子曰何合之眾初脫素為兵裂裳為旗非戰  
國之器也賈誼過秦論曰斬自下逆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  
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孔安國尚書傳曰擾亂也淮南子曰兵略  
獲于寶晉紀曰劉曜入京師殺大將軍冉冉王晏亮后嬪妃王虜辱於我豈豈哀哉  
孫盛晉陽秋曰劉曜入于京師六宮幽辱西將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  
軍南陽王橫出降以模如劉氏賜胡張平

之論治道

曰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為也為者取之執者失之漢名臣秦陳風對問曰民如六畜在牧養者耳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六畜曰利害相臻猶猶環之無端也若積水于防燎火於原未嘗暫靜也周禮曰以防水尚書曰若火之燎於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

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其大患而不有其功御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禮記曰聖王之制祭祀也德御小禮記曰聖王之制祭祀也德御小禮記曰聖王之制祭祀也德御小

如晨風之鬱北林龍吟之趨淵澤也毛詩曰鴝鵒晨風鬱北林孫卿子曰川淵深而魚鱉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川淵深而魚鱉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川

治之斷刑罰以威之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毛詩序曰君臣上下動無禮交左氏傳故向於子孫書曰嚴斷刑罰以威其淫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孝經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禮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禮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禮

慈愛以固之故眾知向方左氏傳故向於子孫書曰嚴斷刑罰以威其淫哲樂其生而哀其死禮記曰子孫謂人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

以上說民情風教  
以下忽說天下當  
積德段落不清

殺周事過於鋪衍  
亦是微國語文法

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智懷廉恥已見上注禮記曰情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陳勝吳廣奮臂大呼天下響應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文子曰人主之有民基厚則上安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王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左氏傳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賴前哲以免也毛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表東海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毛詩序曰后稷生於姜嫄文武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毛詩周頌文也鄭玄曰周公思先祖之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又播殖百穀蒸民乃粒天下無不於汝得其中者言反其性也又曰實穎實粟卽有郇家室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穎垂穎也鄭玄曰粟成熟也后稷教世種黍稷堯封於郇就其家室無變更也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郇之幽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

餽糧于橐毛詩大雅文毛長曰小曰橐大曰囊鄭立曰為狄人陟則在嚙復

降在原以處其民毛詩大雅文也毛長曰嚙小山別於大山者也鄭以至於太王

為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莊子曰太王買父居幽狄人攻

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免居矣因杖策而去大雅文鄭立曰來朝走馬言其避惡早且疾也循西

水涯濼沮側也謂賈交遊狄循濼沮之水而至岐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

也故從之如歸市毛詩傳曰古公處邠狄人侵之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吾聞之君子

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新序曰大王置

失也從之如歸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故其詩

姓扶老攜幼隨而歸之二年成邑三年五倍其初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

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毛詩大雅文也毛長曰慰安也

處之乃驅理其經界乃時耕其田畝者鄭立曰時耕曰宜以至於王季能貽其德音毛詩曰維此王季帝度其心

曰度猶靜也鄭立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毛詩大雅文也左

曰德政應和曰類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傳勒施錫曰類

教誨不倦曰長慶實刑威曰君毛長曰光也鄭立曰載始也始使之顯善也至于文王備修舊德而惟新其命詩箋曰

大王國於周王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

福毛詩大雅文也鄭立曰小心翼翼恭順之貌也昭明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

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者也毛詩行

而其如后躬行四教禮記曰古婦人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尊敬師傅服澣濯

之衣修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毛詩篇序也詩曰葛之覃兮毛長曰故其

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毛詩大雅文也毛長曰刑法也鄭立曰

又能為正治於家邦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毛詩曰

貞潔使之然也毛詩曰肅肅鬼目施于中林起武夫公侯腹心故曰文武自天保以

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毛詩六月序也鄭立曰內於

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

未至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以三聖之智

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眾琴操曰

以下自可作千秋金鑑惜乎梁之不

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且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尚書武王曰獨夫受洪惟作威孔安國尚書傳曰湯順天應人逆取順守左氏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毛詩七月序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國語曰靈王二十年穀洛關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后稷始基靖民十五王而百穀以始安民凡十五王世脩其德至文王乃平民受命也十五王謂后稷不密鞠陶公劉慶節皇僕羌弗戩俞公非高圍亞圍公緄大王王季文王也十八者加武王成王康王并上十五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潘元茂九錫文曰經緯禮律王肅家語注曰經緯猶織以成之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業不同文質已及成之也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安民已見上文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為以為之矣禮記孔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左氏傳司馬侯曰武乃多難以固其國尸子曰便事以立官也不及脩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亭魏志曰齊王芳字蘭卿明帝崩即皇

帝位大將軍司馬景王廢帝以太后令遣芳歸藩于齊尚書曰大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宮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也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士彥齊王廢即皇帝位魏氏春秋曰帝自出詩文王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入帝師潰騎督成悼弟濟以矛進帝崩于師尚書曰惟子沖人弗及知又周公曰朕復子明一祖通禪代之期不暇待參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景福殿賦曰武創元基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一之老尚書曰昔吾文武則有不二心之臣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子寶劉弘教曰太康以來天下其次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檢王隱晉書曰王衍不治經尚無為貴談莊老少有說事史唯以莊老虛談惑眾劉謙晉紀應瞻表曰元康以來以儒術清儉為尊俗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劉謙晉紀應瞻表曰以謙晉紀應瞻表曰元康以來以儒術清儉為尊俗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鄭玄毛傳之上疏曰魏交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也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劉謙晉紀應瞻表曰元康以來望空顯以台衡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王寶晉紀云言君上之議目以蕭蕭之器虛談也蕭杌未詳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子寶晉紀曰劉頌在帝重之訪以治道悉心陳奏多所施行又曰尚書郭放出赴妹壘疾病不辭左丞其倚杖虛傳咸糾之尚書弗過王隱晉書傳玄曰論經禮者謂之俗生說法理者名為俗吏海錄軒

曠依阿無心者皆各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

匪懈者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晷昃皇暇食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蓋其嗤點以為灰塵而相

訐候病矣鄭玄毛詩箋曰言時人骨肉無相詬病也說文曰詬恥也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懸弁於

貨慾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謝承後漢書呂強上疏曰荀寵所愛私權所幸不復為官擇人反為官擇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毛詩曰秉國之鈞四方是維

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漢書解故曰機事所總也而世族

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崇讓論曰非執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之悠悠風塵皆奔

競之士魏安國論語注曰悠悠周流之貌風塵以喻汙辱也晉語公讚曰人人望品水者奔競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孫卿子曰天子

千官諸侯百官史記曰司馬季主曰試官不讓賢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少府劉實著崇讓論孫盛晉陽秋曰

劉實字子真平原人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劉頌字子雅轉吏部尚書為九班之制長庚數百筆而

不能糾孫盛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傅咸劾直正厲其婦女莊榆織緝金皆取成於

婢僕禮記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雜初未嘗知女工絲枲晉里之業中饋酒食之

事也禮記曰女子十年不出執麻桑治絲織緝組也周易曰先時而昏任情而動

故皆不恥滌洗之過不拘妒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

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爾雅曰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禮記曰婦將有事

傳曰股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姓婦禮記曰婚禮者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尚書說命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父兄弟之罪也天下

莫之非也又况責之聞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

四教已見上文列女傳宋鮑玄宗曰貞順婦人之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

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呂氏春秋曰昔積天如火斯積而離

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左氏傳齊仲孫謂齊侯曰臣

枝葉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從之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十寶晉紀曰阮籍宏逸察庾

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十寶晉紀曰賈充饗客官庾純後至充曰君行常

後世俗言純乃祖為伍伯又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有小市井事不子是以

曰充之先為市魁政以戲答于寶晉紀曰王渾愧之表瘡違詔不受已節度滯上書自陳曰于寶晉思郭欽之謀而悟我狄之有釁于寶晉

惡直醜正實繫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璠于寶晉

思郭欽之謀而悟我狄之有釁于寶晉

惡直醜正實繫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璠于寶晉

惡直醜正實繫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璠于寶晉

惡直醜正實繫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璠于寶晉

惡直醜正實繫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璠于寶晉

懷愍作餘波

大夫郭欽上書曰戎狄疆廣歷古為患今西北郡皆與戎居昔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至盟津及平吳之盛出北地西河安復上郡置馮翔平陽帝弗聽覽傳玄劉毅之言而得自官之邪于寶晉紀傳玄上書曰昔魏武虛無放誕之論益又上顧謂劉毅曰朕方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吾雖不及古賢猶勉已為治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實官錢入於官陛下責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若也核傳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觀寵賂之彰于寶晉紀司隸校尉傅咸上書曰臣以貨賂流行伯魏曰官之失德寵賂彰也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札必得之於聲樂左氏傳曰初平王之東遷也幸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陳曰國無至范變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左氏傳曰范變反自鄆陵之其能久乎又况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臨之哉惠帝已見西征賦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于寶晉紀曰賈后入賜死初武帝為太子取后在宮不恭遜而甚妒忌有孕者輒殺之或以手執之于墜勿降懷帝承亂之後得位羈於疆臣于寶晉懷紀曰太傅東海王越總兵輔政

以下致亂思治

愍帝奔播之後徒則其虛名于寶晉紀曰洛京傾覆秦王業繼難密南題許穎豫州刺史問鼎以天下無主有轉立之計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徐廣晉紀曰太康五年八月嘉禾生南昌九月懷帝生毛詩曰文王初載八作之合載猶生也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于寶晉紀曰初望氣者言豫章廣陵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毛詩曰惟予小子未堪家多難史記太史公曰通車通廢能者用事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于寶晉書曰愍懷太子于適立為皇太子賈后無子如害滋甚廢太子為庶人送太子于許昌宮之別坊矯詔使小黃門孫資害太子趙王倫讒殺賈后帝詔諸葛亮為愍懷皇太子又曰武皇帝男允字欽度封淮南王領中護軍孫秀既害石崇等以懼允允遂進開府相國趙王倫閉門允兵四勝陷破無前倫偽云有詔助淮南王王下車受詔遂害允又曰穎字意度封成都王拜越屯騎校尉趙王倫篡位穎謀舉兵迎天子倫死後廢太子尊立穎為皇太子弟張方廢穎歸藩趙田徽殺之於鄴又曰又字士度封長沙王拜步兵校尉齊王冏相攻冏敗冏至上前又叱左右斬之河間王顯欲廢太子立成都王欲先誅又出征連戰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于寶晉書曰詔豫章王熾為皇太子弟皇位顯遂誅之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于寶晉書曰詔豫章王熾為皇太子弟皇位顯遂誅之劉向之識云滅亡之後有少如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其朋案愍帝蓋秦王之子也得位于長安長安固秦地也于寶晉懷紀曰關中建秦王業為皇太子本吳孝王之子出為秦獻王後皇帝崩太子即位長安崩諡曰愍皇帝而西以南陽王為石丞



司馬氏... 也故云

相東以琅邪王為左丞相

子寶晉紀愍帝詔琅邪王廞曰今以王為侍中左丞相督

白南陽王保字景度太尉模世

子或以南陽王為秦王非也 上諱業故改鄴為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

亦有微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

見上文 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

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

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淳耀之烈未渝故太

重集于中宗元皇帝

晉中興曰中宗元皇帝諱廢字景文嗣為琅邪王廢帝崩于平陽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亦

嘗不章章昭曰淳大也耀明也

### 後漢書皇后紀論

蕭按後漢書此篇係卷首序體并論也下臣若

### 范蔚宗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

禮記曰舜妻於荝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鄭之曰帝尊以四如

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立三妃而已夏后氏增以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六天子廢十一

師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聖立正九

妃又三九二十七為八十一以增之合百二十一入其位后也夫入也婦也嬪也女御也五者相

參以定尊卑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教于王

所世婦掌祭社賓客喪紀之事女御書教于王之燕寢以歲時

獻功事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政以詔后治內政也

女史形管記功書過

必有事其變貽我彤管毛萇曰古者后夫人

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

齊孝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孝公遊于琅邪華姬從後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

馬載姬以歸姬曰妾聞知后論國必乘安車輔軒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珮環今立車

無軒非敢受命也齊人

家曰玉環珮珮玉有環

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窮窶而不滯其色

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

所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

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警

節曰其夫人晏出故作關雎之歌以感誨之列女傳曰姜后者齊侯之女宣王之后也宣王嘗夜

臥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曰妾不才妾之流心見矣至使君

而晏朝

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軌制無章

并齊桓有知夫人者六人

左氏傳曰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麻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寵內嬖知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

姬生孝公葛處生昭公密姬生諡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  
有寵於衛恭姬因寺人貂以薦蓋於公亦有寵也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齊桓公  
幸易牙入與貂因能以殺羣首獻升戎女為元妃左氏傳曰初管仲欲以驪姬為夫人  
更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首獻升戎女為元妃卜之不吉蔡之吉公曰從筮立之生  
奚齊其姊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  
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實諸宮六日公至齊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嚌嚌夫大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  
泣曰賊由太子太子終於五子作亂家嗣遺屯力子齊武孟等爰逮戰國風憲

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毛詩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鄭立曰以至破國亡身

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官

備七國爵列八品當秦之時凡有七國秦并其六國故內職皆備置之而爵列八品焉漢

長使少使之號焉漢興因循其號而始制莫釐孔安國尚書傳曰高祖唯薄不脩

孝文在席無辨漢書曰高祖時戚姬愛幸常從呂后年長常帶希見大戴禮曰古者大臣

母也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相子新論曰

文帝慎夫人與皇后同席以亂尊卑鄭玄周禮注曰在席單席然而選納尚簡飾玩華

少白武元之後世增滯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孔安國尚書傳曰漢

武帝制婕妤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妖倖毀政之符外嫺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

光武中興斲雕為朴漢書班固曰結繩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貴人

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

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算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

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

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

淑哲應劭風俗通曰采女按采者擇也以歲八月雜陽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明帝聿遵

先帝宮教頗脩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

授可謂矯其弊矣禮記曰外言不入於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如

度而防閑未篤毛詩序曰管桓公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范曄後漢書曰肅

宗孝章皇帝諱炅

家宰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重器也唯秦華太后始攝

也顯宗第五子因隆好合遂忘禮節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豐委成

也也炅丁達切

漢作譜

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史記曰秦武王取魏女為后無子立異母弟為昭襄王襄王母楚人姓芈氏號

宣太后又曰穰侯之富富於王家魏人范雎說秦昭王言穰侯擅權於諸侯漢仍其諺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

歸女至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范雎後漢書曰孝安皇帝諱祐父清河孝王

曰安帝崩閹太后與兄顯立齊北惠王子北鄉侯懿及曰桓帝諱志父蠡吾侯齊帝崩梁太后與

兄冀立之又曰靈帝諱宏父熒解濟亭侯桓帝崩貴太后與父武立之又曰章帝諱實皇后相帝即

位人后臨朝和熹鄧皇后立殤帝太后臨朝安思閻皇后立父帝太后臨朝順烈梁皇后立中帝

太后臨朝相思賢皇后立靈帝太后臨朝曹節等遷太后於南宮雲臺家屬徙北景又曰靈思何

皇后帝崩子辨即位太后臨朝曹節等遷太后於南宮雲臺家屬徙北景又曰靈思何

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

纓縲紲於囹圄之下范雎後漢書謝弼上封事曰質太后幽隔空宮如有湮滅連

踵傾軛運次或謂目前豎不達覆車繼軌而赴蹈不息焦爛為期范康與山巨

長而見焉則赴蹈湯火哀哀後漢書宋穆上疏曰善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見焦爛也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漢書

之曰秦陵夷至乎二世天下士崩史記作陵近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毛詩曰赫赫宗周

漢書哀帝詔曰尚書曰考終命言大進一終也袁熒威之毛萇曰

威滅也尚書曰古人行故考列行迹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

爾私恩謂順外立即位以私恩尊其母後似此者則隨他事附出不同此篇

正號者竝列于篇其以恩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

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以續西京外戚云

文選卷五十

後漢二十八將傳論

范蔚宗

范蔚宗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中興謂漢

位後光武復興為中興也天有二十八宿將以輔君治化者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稱為佐

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

績委而勿用謝承後漢書序曰申屠蟠黃委然原夫深圖遠算固將有以焉

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勳賢皆序如管隲之

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左氏傳寺人披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又曰齊桓衛姬之子

有寵於僖公有鮑叔牙隲朋以為輔佐又曰晉蒐于破盧命趙衰為卿讓於先軫杜預曰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

翼扶王室皆武人崛起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漢書曰灌嬰睢陽販繒者也高祖為沛公以中

涓從後剖符食類陰至丞相又曰樊噲沛人也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

之地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千里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

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菹戮不其然乎李陵書曰昔蕭樊自茲以

降訖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司馬相如

因維縉紳先生之畧術臣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禮記曰蕭望之畧小

其懷道無間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淮南子曰今

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六縣數四所加特

進朝請而已范曄後漢書曰寇恂字子翼封雍奴侯邑萬戶為執金吾鄧禹字仲華為大司

職責必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

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捷情則違廢范曄後漢書第五倫上疏曰臣愚

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

難塞竝列則其弊未遠言選德樂功參差雜用則怨望必多故云難塞不得不校

其勝否即以事相權言尊功而不尊德此功權於德任德而不任功此德權於功漢書

建武之世建武光武年號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

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范曄後漢書郎

又戒功臣專任漢書曰上望見諸將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張良曰此謀反耳陛下

之路意者不其然乎班固漢書引曰崇恩德以撫海內永平中顯宗追感前

世功臣顯宗明帝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

竇融卓茂范曄後漢書曰王常字頽卿潁川人封山桑侯拜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

席又曰李通字次光南陽人封固始侯拜大司空又曰竇融字周公扶風人封安

延慶號

今天下

怨故相聚謀反耳范曄後漢書曰光武以郭伋為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伋伋因言選補衆

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綱之又曰鄭興字少穎河南人徵為大中大夫上疏曰道

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

功臣功臣用則位謬矣

功臣功臣用則位謬矣

功臣功臣用則位謬矣

功臣功臣用則位謬矣

功臣功臣用則位謬矣

功臣功臣用則位謬矣

功臣功臣用則位謬矣

秀招此議祿光武所以不任功臣

正以二巧功臣不

豐侯為衛尉又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為密令世祖即位以茂為太傅 **合三十二人故依本第係之篇末以志**

**功臣之次云爾**

潘據三十二人後漢書曰太傅高密侯鄧禹大司馬廣平侯吳漢左將軍膠東侯賈復建威大將軍好時侯耿弇執金吾雍奴侯寇恂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征西大將軍陽夏侯馮異建義大將軍高侯朱祐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驃騎大將軍樂陽侯景丹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衛尉安成侯姚期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种純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捕虜將軍揚虛侯馬武驃騎將軍植侯劉隆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河南尹阜成侯王梁瑯琊太守祝阿侯陳俊驃騎大將軍參議侯杜茂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左曹合肥侯堅鐔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右將軍槐里侯嵩修太常靈壽侯邳彤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大司空固始侯李通大司空安豐侯竇融侯卓茂

**宦者傳論** 宦者養也養闈人使其看官人此是

**范蔚宗**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 仲長子昌言曰天文宦者四星在帝座傍而周禮有

**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閹者守中門之禁** 周禮曰閹人掌守中門之內為

**寺人掌女宮之戒** 周禮曰寺人掌王之

內人及女宮之戒令 **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 周禮曰

之正內五人鄭玄曰正內路寢也 **月令仲冬闈尹審門闈謹房室** 禮記文也鄭玄曰闈尹主領闈

王之內政宮令誠出入及 **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 毛詩小雅曰巷伯刺幽

是詩也毛其曰 **巷伯內小臣也然管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 將其體非全氣情志

**專長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 老子曰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王彌曰作長也無物以

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應劭漢官 **儀曰掖庭後宮所處中宮謂諸中人** 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

**貂管蘇有功於楚晉** 左氏傳曰呂却畏僂於公宮而殺首領寺人披請見公見之以難

弗食故使處原杜預曰勃提披也史記以勃提為履鞮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

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德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由侯順吾所欲行吾所

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 **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 史記曰商鞅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

未嘗有得焉必 **及** 賢舍人趙主 **及其弊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 左氏傳曰齊

者令繆賢曰 **豎刁亂齊** 豎刁人蘭相如可使 **伊戾禍宋** 左氏傳曰齊

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杜預曰寺人內關官豎刁也史記曰豎

紹為豎刁並音湖左氏傳曰楚容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至則為坎

用牲加書豎刁之而豎告平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登盟 **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

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死公徐聞其罪乃烹伊戾 **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 范曄後漢書朱穆

曰案漢故事中常

侍

給事殿省

給事殿省

侍或用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假貂璫之飾任常伯之職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內

受宣詔令漢書高后紀曰太后臨朝稱制發詔曰天子命之別一日制書然則非皇后所

子頗見親侍漢書曰孝文帝時宦者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漢書曰孝武時帝數

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漢書曰蕭望之以武帝

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漢書曰急就一篇元帝黃門公史游作其後弘恭石顯

以佞險自進幸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

士漢書曰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

即詐幼弱而實憲兄弟專摠權威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諱肇肅宗子也年十

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眾得專謀

中終除大戮徒對反史記曰景帝居禁中如淳漢書注曰省中本為禁中禁遂享分

士之封超登公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范曄後漢書曰鄭眾字季產南陽

數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亦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

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幾殷遠和熹皇后已朝臣國議無

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

命范曄後漢書朱穆曰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手握王爵口含天憲范曄後漢書

之在也漢書曰掖庭八丞又曰永巷宦皆取其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

建桓之策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十月北鄉侯疾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與渠曰

王以嫡統遂至廢黜若北鄉不起其斬江京事乃可成渠然之北鄉薨程與十八人謀於西園下

皆蔽衣為幘斬江京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封程浮陽侯又曰順帝諱保安帝之子又曰曹騰

遷中常侍桓帝立應以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鐵范曄後漢書曰單超河南人徐璜

定策封費亭侯大長秋

謀誅之以功遷太

長秋封勳鄉侯

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范曄後漢書曰委用漸大而員

數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亦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

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幾殷遠和熹皇后已朝臣國議無

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

命范曄後漢書朱穆曰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手握王爵口含天憲范曄後漢書

之在也漢書曰掖庭八丞又曰永巷宦皆取其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

建桓之策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十月北鄉侯疾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與渠曰

王以嫡統遂至廢黜若北鄉不起其斬江京事乃可成渠然之北鄉薨程與十八人謀於西園下

皆蔽衣為幘斬江京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封程浮陽侯又曰順帝諱保安帝之子又曰曹騰

遷中常侍桓帝立應以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鐵范曄後漢書曰單超河南人徐璜

定策封費亭侯大長秋

謀誅之以功遷太

長秋封勳鄉侯

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范曄後漢書曰委用漸大而員

數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亦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

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幾殷遠和熹皇后已朝臣國議無

唐衛穎川人桓帝呼超情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重國今欲誅之於帝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

姦賊當誅日久五人遂定其議帝臨超督出而為盟於是收發悉誅之超封新豐侯瓚武原侯

瑗東武侯館上蔡侯衛汝陽侯五人同日封故俗謂之五侯

述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

屏氣言恐懼也范曄後漢書曰陽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

畫復興於當今伊尹霍光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

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寵光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

紀大亂矣陳琳檄曰所愛光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有滿宮闈枚乘

賦曰高冠危馬長劍開馬法言曰或問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言也李軌曰朱紆也直子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

數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曰以黃土府署第館棋列於都

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純霧縠之積盈物刃珍藏

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左氏傳子西曰今聞夫差有妃嬪嬪御馬杜

相時從史盜私盜侍兒文穎曰婢也仲長子昌言曰為音樂則歌

兒舞女千曹而迭起左氏傳晏子謂齊侯曰高臺深池鐘舞女狗馬飾雕文士大被

緹繡漢書東方朔曰土木衣繡狗馬被緹繡後倭傳曰童皆剝割窮黎競恣奢欲

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疆者皆腐身薰子以

自衒達班固漢書司馬遷述曰嗚呼史遷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潘元茂九錫

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章

寇劇緣間搖亂區夏劉勰論與李士堅書曰下車負乘雖忠良懷憤

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孛戮明琴瑟汝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

染東觀漢記曰靈帝時故太僕杜密改長樂少府李膺各為鉤黨尚書謂下本州凡稱善士

莫不罹被災毒桓子新論曰居家循理鄉里和順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

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勢力周書曰乃辨九國之服謝承後漢而以疑留不斷

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范曄後漢書曰竇武字游平扶風人也女立為皇后武為

高南陽人也女弟立為皇后為大將軍靈帝崩袁紹說進令誅中官謀

雖袁紹葉行茂夷

無餘范曄後漢書曰袁紹勒兵斬趙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張讓投河而死尚書曰今予恭

行天之罰左氏傳君子曰周任有言為國家者見惡如農人之務去草焉愛夷蕪崇之絕



節持操履及履錄  
有雅思可以希風  
班孟堅也

其本根勿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史記伯夷歌曰登彼西山兮求其微以暴易亂兮不知其非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曹騰梁冀已見上文昏弱謂桓帝也魏武因之遂遷龜鼎魏武曹操也龜鼎國之生器以喻帝位也尚書曰寧王遺我大寶龜銘天明命左氏傳曰王孫滿曰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左氏傳曰晉荀林父及楚子戰於郟楚子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

逸民傳論

何晏論語注曰逸民言節行超逸

范蔚宗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易曰艮下乾上遯象曰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周易上九爻辭是以堯稱則天而不屈穎陽之高呂氏春秋曰昔堯聘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武子許由逃之穎水之陽自茲以降風流彌繁梁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西征賦曰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返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言或靜默隱居以鎮心之躁競或去彼危難以謀已之安全也

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言或垢穢時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槩猶操也然觀其甘心畎畝

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世說簡文八華

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史記曰魯仲連謂辛垣衍曰秦即為帝則連蹈東海死耳又曰魯連下聊城田單歸而魯連逃隱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妻諫之曰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

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漢書賈誼上書曰胡越之人雖死不相為者教習然也彼雖經硜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日而蛻鷲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日而蛻

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於天地與一世而優游及偽之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苟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荀卿子曰志意修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

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東觀漢記曰桓榮溫茶有蘊藉義憤甚矣范曄後漢書曰胡嗣滿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范曄後漢書曰胡嗣滿

揚雄曰鴻飛於野侯曰伯父若裂冠毀冕被本塞源毛詩序曰百姓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禮鄭均謂子白衣尚書之稱以遂其

冥冥也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法言曰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宋衷曰篡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人孰能繳  
何所施巧而取焉喻賢者深居亦不羅罟之害今錄或為纂誤也  
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國語越王夫人去弄猶持也禮愚者側席而坐班固漢書公孫弘贊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不及言招士或施以帛也漢書曰武帝以枚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周易曰黃子邱園東甬變爻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上方隆唐虞之德亦猶不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彊致也世祖即位徵方於道病卒范曄後漢書曰遂前字子康北海人也王莽殺其子宇萌將家屬入海客於遼東光武即位徵萌記以老也遂終東西語使者曰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馬車致不起以  
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范曄後漢書曰嚴光一名遵會稽人與光武同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政邪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相迫乎又曰周黨字伯况太原人建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於滎池後復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云縵頭巾待見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志帝乃許焉又曰王霸字仲儒太原人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以病歸隱居守志  
羣方咸遂志士懷仁郭象莊子注曰一方得無不懷仁斯固所謂與逸人則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  
高鳳以成其節范曄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顯宗第五子又曰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建初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以疾乞骸

音王氏集切義廣遠明斯為得中若亂世暗君遠同作昔則已過矣

骨又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隴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隱身漁釣終於家  
耿介羞與卿相等列東漢徵補公詩曰堂堂處子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俗  
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莊子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奔逸絕塵而矜乎若後耳司馬彪曰言不可及也論語子  
其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及同夫作者列之此篇莊子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奔逸絕塵而矜乎若後耳司馬彪曰言不可及也論語子  
宋書謝靈運傳論沈休文修來書百卷見靈運是文士遂于傳下作此書說文之利書辭之是非  
沈休文

江籍專是詩詩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漢書曰夫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應劭曰肖類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又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剛柔不同鄭玄禮記注曰五常五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五行之德王者相承以取法禮記曰何謂七情  
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毛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嗟嘆喜怒哀懼愛惡欲  
成文謂  
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毛詩序曰詩有六義一興五曰雅六曰頌又曰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毛詩題曰鹿鳴之作說者云詩每十篇同卷故曰什也  
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虞書有帝庸五子之歌以稟氣懷靈理無或異古猛虎行曰稟氣有前不見歌又稟氣懷靈理無或異古猛虎行曰稟氣有  
然則歌詠所興宜自



司馬以後平于九  
為秀出特舉斯人  
固是真賞

詩居以公幹配陳  
王而余意獨在仲  
且及得此論益嘆  
休文權衡之當

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陶厲之時多有諷刺在下祖習屈平宋玉導

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孫卿子曰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英辭潤

金石高義薄雲天仲長子昌言曰英辭由下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之於

之徒范曄後漢書曰崔駰年十三能通百家言善屬文與班固傳異軌同奔遞相師

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無言累氣固亦多矣賈逵國語注曰燕若

夫平子既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衡字也至于建安曹氏

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續晉陽秋曰及王建安而詩章大盛尚書曰王如不敢及

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王為形似之言二班

長於情理之說二班謂叔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竝標能擅美獨映

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源其風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續

陽秋曰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尚詩賦皆體則風

騷詩總百家之言風流節風流已見上文廣雅曰祖法也

詭說文曰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元康晉惠帝年號也續晉陽秋曰建乎西律異班

賈體變曹王纏旨星稠繁文綺合論衡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又曰或能陳得失矣

賦高第漢書曰帝曰辭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漢書曰梁孝王廣治離陽

臺二十餘里招延四方豪傑逸響謂司馬相如遺風餘烈事極江右史記曰宣王法文

苞曰文王積善所潤在晉中興立風獨扇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

之餘烈江右西晉也

子義熙歷載將百建武晉愍帝年號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答賓歲曰馳辨如

日妙何雲布孝經鈎命決建武晉愍帝年號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立珠孫綽子曰莊子多寄言渾沌得

德不德是以有德莊子曰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宗象罔得珠老子道德經曰上

道麗公羊傳曰紀子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仲文殷仲文

伯者何無聞焉爾

日許詢有才藻善屬文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風騷之體盡矣論綽

並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化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之叔源混字也法元晉武帝年號爰

請讀偶錄

卷之七

五十七

海錄

遠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興會情與所會也鄭玄禮記注

曰與者記事於物也體裁制也謝承後漢書曰魏明為河內太守明密法令竝方軌前秀垂範後昆尚書曰垂若夫敷

枉論心商權前藻楚辭曰馳騁以陳辭陸機樂府篇曰高維為此歌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

相宜八音協暢文賦曰覽音聲之造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周易曰象其

象欲使宮羽相變低昂錯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

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

製誠高麗賞言諷誦之者咸以為高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曹子建贈丁儀

王粲詩曰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王仲宣七哀詩曰南登灞陵岸迴首望長安

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孫子荆陟陽侯

詩曰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王止長維詩曰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

竝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靈均屈原字也雖文體稍精而此祕未覩

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

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

不然請待來哲西征賦曰如其禮樂以俟來哲

恩倖傳論約言當時遇幸會者即時好官又以晉宋之謂皆取門戶不任才能故作此論

沈休文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莊子曰天下盡殉也

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屠釣卑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

傳說去為殷相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好周西伯戰國策

傳以形傍求於天下說築池雖謂秦王曰呂尚之遇文王立為太師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乃審厥象

側唯才是與尚書曰明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家語曰子路南遊於楚列鼎而食明敷幽

位公相黃憲牛鑿之子叔度名動京師范曄後漢書曰胡廣字伯始南陽人六世祖剛值王莽居攝命交趾莽敗乃

歸鄉里廣少孤貧法雄察廉孝廉試以章奏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

三登太尉又曰黃憲字叔度南陽人世貧賤父為牛鑿同郡陳蕃臨朝而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

先佩印綬漢書曰鄭且士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左太

子真名震乎京師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應劭漢書注曰八侍天子故曰侍中晉令曰侍中除書表奏皆

史詩曰金張藉舊

業七葉珥漢貂

胡廣當作匡衡  
後漢書考之可見  
注家無改正者  
始亦當作

掌署之應劭漢官儀曰 東方朔為黃門侍郎執戟殿下

漢書曰東方朔初為常侍侍中出則佩帶抱劍

中大夫給事中嘗醉小遺殿上詔免為庶人後為中郎百官表郎中令屬官中有郎比六百石

郎比四百石又黃門有給事黃門漢官儀云給事黃門侍郎位次侍郎給事中故曰給事黃門

侍郎黃門侍郎二官全別沈以爲同快也答客難 郡縣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衛

皆出勢族 據吏卑位負戈賤役豪家世族成亦爲之言無 非若晚代分爲二塗者

也 二塗謂士庶也言士子不居職職庶族不涉清階 漢末喪亂魏武始基 國語曰后稷始基靖民 軍中倉

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 列子曰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 因此相

沿遂爲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 言魏晉二朝咸遵魏武之法 州郡都正以才品人

才之高下各爲品目州郡都正其義 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

世資用相陵駕 人才不甚懸殊故因世資以成貴也 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

俯仰 言法壞之漸也都正既皆俗士不能核其材藝乃隨時斟酌定其品差 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

族者也 臧榮緒晉書曰劉毅爲尚書左僕射上疏陳九品之弊曰上品無下品下品無上品 族月遷訛其

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 言衣冠之族皆居二品之中 自此以還遂成卑賤 衣冠以外

皆同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 左氏傳曰人有十等與臣

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 古學 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奧 到

絕 楚辭曰豈不憐而思君公君之門以九重 陪奉朝夕義隔卿士堦闈之任宜有司存既而

恩以狎生信由恩固 爾雅曰狎習也 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

威獨運 沈約宋書曰孝建武帝年號 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通

耳目所寄事歸近習 禮記月令曰仲冬省婦事無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 賞罰之要

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 莊子曰車軌

里之外文子曰羣臣輻湊 張湛曰如衆輻之集于轂 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爲權不得重曾不知鼠

憑社貴狐藉虎威 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埋國亦有常乎對曰讒佞之人隱在君側猶

奚恤也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取食我天帝命我長百獸今

子食我是逆天命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子隨我後觀百獸之畏我虎不知百獸之畏已而

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於昭 外無逼主之嫌內有

奚恤故北方之畏昭奚恤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 外無逼主之嫌內有

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 左氏傳曰襄十年

王朝卿士王叔陳

以上論恩澤以下論依特

生與伯與爭政大夫瑕禽曰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貽成銖鉞瘡痍構於牀第西京賦曰所惡成創痍左氏傳趙孟曰床第之言不

踰闕社預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左氏傳衛太子謂馮長夫曰服冕乘軒三死無與南金北甌來

悉方艚祖素練丹魄至皆兼兩音亮北甌馮長夫之屬也丹魄虎魄也西京

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比漢書孝宣皇帝皇后元帝母元帝封外祖父

兄恭宣帝立恭已死封恭長子高為樂陵侯王隱書曰王愷字君夫世

祖勇自以外戚晉氏政寬久性至豪險又曰石崇貪而好利富擬王者

經盛衰沈約宋書曰明權倖之徒懼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

權六代論曰君孤立構造同異與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戮尚書曰天用

安國曰勳也於上臣弄權於下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風傾實由於此寶祚猶嗚呼漢書

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為恩倖篇云

史述贊三首

班孟堅

述高帝紀第一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漢書曰劉向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寔天生德聰明

神武項武曰聽於無聞曰聰照臨四方曰明以內知外曰神討定禍秦人不綱網漏于

楚項武曰秦重斂殘天下反之故敗言人耳綱以喻網無所成故漏也爰茲發迹

斷蛇查旅神母告符朱旗天舉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拔劍斬蛇蛇

目高祖子化也粵子斬之又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

草創制三章是紀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漢書曰高祖謂秦父老曰與

我巴漢漢書曰項羽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西土宅心戰士憤怨尚書曰惟克厥

乘豐而卷三秦誠圖曰諸侯水散席卷各爭恣志漢書曰韓信陳三

割據河山保此懷民保安也懷歸也言漢據

恭行天罰赫赫

爪牙信布張良陳平也毛詩曰子王

心良平之爪牙又曰赴赴武夫公侯腹心

每歲軒

述成紀第十

成皇皇臨朝有光 項子曰皇皇威儀之盛如珪如璋 項子曰珪璋玉之妙好影鑠者毛詩曰顯

閭闔次趙朝 以在王 張晏曰天子之威盛若燎火之陽今委政王氏不亦熾乎 炎炎燎火光允

述韓英彭盧吳傳第四

信惟餓隸布實懸徒 漢書曰韓信家貧從下鄉南昌亭長寄食亭長苦之乃晨炊晨食

越亦狗盜芮尹江湖 漢書曰彭越嘗與野澤中為盜沛

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割有齊楚跨制

惟梁 韓信初為齊王後為楚王 常自同附 胡鎮我北疆 應劭曰閉音行南楚汝沛

德薄位尊非祚惟歿 周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 吳克忠信亂嗣乃

長 漢書曰內為長沙王薨于忠嗣 自為後傳位五世無子國除

藩按梁書劉之遊傳云都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與本獻之東宮皇太子令之遊等參

披軍同之遊具異狀曰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懸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

起龍驤化為侯王古本述云淮陰殺殺杖朝周章邦之傑子實惟

彭英化為侯王雲起龍驤據此則漢書古今本之不同者多矣

後漢書光武紀贊

范蔚宗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 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曜中微謂平世 九縣颺迴

三精霧塞 三精日月星也孝經授神契曰天地至貴精不兩明宋 民厭洛詐神思反

德世祖誕命靈貺自甄 尚書曰我文考誕膺天命春秋元命苞曰通三 沈機先物深

略緯文 周書曰經緯天地曰文 尊邑百萬貔虎為羣長轂雷野高旗彗雲

英威既振新都自焚 漢書曰莽封為新都侯又曰更始兵到城中少年子弟自 虔

劉庸代紛紜梁趙 范曄後漢書曰梁主劉永擅命睢陽又曰公孫述稱王王巴蜀又 三

日下者子耶為天子都耶耶又曰彭龍自立為燕王代即燕也

每五字一

每五字一

河未澄四關重擾。三河洛陽也四關長安也范曄後漢書曰赤眉賊入函谷關敗更始光武乃遣鄧禹引兵西乘更始赤眉之亂時更始大司馬朱鮪等屯洛陽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共道。孟津以拒之。靈慶既啓人謀咸贊。靈慶謂天符也易繫辭曰人謀鬼謀百姓與神農之教雖石城湯池無策者不能守也。廟謀廟算也揚雄連珠曰人謀明廟謀。兼聰獨斷聖王之法也。毛詩曰有命自天。蔡邕獨斷曰光武以再命復漢之祚。於赫有命。系我皇漢。

文選卷五十一

論上

賈誼過秦論一首

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一首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一首

班叔皮王命論一首

魏文帝典論論文一首

曹元首六代論一首

韋弘嗣博奕論一首

論

過秦論

賈誼

漢書注應劭曰賈誼書第一篇名也言秦之過

文選卷五十一

卷五十一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章昭曰殽謂二殽函函谷關也史記張良曰關中左殽函右隴蜀君臣固

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苞舉宇內春秋據誠圖曰諸侯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

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鬪諸侯戰國策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高誘曰合關東從通之法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

孝公既沒惠文武昭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王立卒子武王立卒立其母弟是曰昭襄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

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李斯上書曰惠王用張儀之計西并巴蜀南取漢中

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交頴曰關東為從張晏曰締連結也徒帝切當此之時齊有

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史記曰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又曰孟嘗君者名文姓田氏又曰春申君者

賢而重士約從離橫言諸侯結納為從欲以分離秦橫也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於

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呂氏春秋曰齊攻廩邱趙使孔青將而拔

之與齊人戰大敗齊人得尸三萬以為二京甯越謂孔青曰若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彼得尸而

說周昭文君昭文君謂杜赫曰願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

毅之徒通其意戰國策東周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齊令之為已求地於

前時玉使召滑之越五年而能成之史記范環對楚王曰王前嘗用召滑而郡江東召音劭滑音

依戰國策曰秦三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不欲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

欲因蘇厲燕子為謝遂委質為齊臣又曰樂毅賢而好兵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

樂毅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也吳起孫臏帶佗見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

其兵史記曰吳起衛人也開魏文侯賢事魏文侯以為將又曰孫臏生阿甄之間臏亦孫武之

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見五分切廖方彫切戰國策曰韓魏之君朝田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

使田忌伐魏三戰三勝高誘曰田侯宣王也史記曰廉頗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時廉頗為趙將

更也秦伐韓趙王令趙奢將而救之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眾叩關而攻秦

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也叩或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

為仰言秦地高故曰仰攻之

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

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

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

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

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

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

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

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

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

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

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

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

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

九國謂齊楚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也秦無亡久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李巡爾雅注曰鏃以金為箭鏃

也於是散從約解爭割地而略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

伏尸百萬流血漂楫音魯昭曰大楫曰楫左氏傳曰狄虎彌建大車之輪以為楫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

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

家無事史記曰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卒子莊襄王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

烈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武烈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以馬喻也說文曰振舉也

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臣贊以為短曰敲

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漢書音義曰百越非一種

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史

收天下李斯曰請廢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請守尉雜燒之又曰秦更令民曰於

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如淳曰鑿

展曰鑿是并頭鐵也史記曰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陽以銷鋒鋦前足也鄧

為鐘鑊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鑿音的鑿或為提鑊音巨然後踐華為城因河

為池服虔曰斷華山為城美大之也音灼曰踐登也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

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卒如淳天

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金城言堅也史記張良曰

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史記秦始皇曰朕為始皇帝後世以始皇既沒餘威

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牯之子陳涉已見鄒陽上書禮記曰甕有蓬言

隸之人如淳曰甕古張字張人也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方言曰庸賤稱也言

仲尼墨翟之賢陶朱倚頓之富史記曰范蠡之陶為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

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如淳曰躡音躡音義曰俛音免率罷散之卒將數

百之眾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莊子曰揭竿求諸海也天下雲

會而響應。贏糧而景從。莊子曰：今使民曰：其所有賢者，贏糧而趨之，方曰：贏擔也。音盈。山東豪俊並起而

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殺函之固，自若也。陳涉

之位，不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耨棘矜，不銛

息於鈞戟長鋌。所介也。孟康曰：耨，鋤柄也。張曼曰：鈞，音權。爾雅曰：棘，戟也。言鈞柄及戟，權也。鹽：於鈞戟長鋌，介也。耨音憂。種巨巾切。如淳曰：鈞戟似矛，刃下有鐵橫，上鈞曲也。說文曰：鈞，鐵也。通俗文曰：鈞，非。深謀遠慮，行軍用

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

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莊子曰：大樹其絜百圍，司馬彪曰：絜，圍也。下結

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

鄧展曰：招，猶舉也。蘇林曰：招音翹。然後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

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春秋考異郵曰：君。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非有先生論

東方曼倩 漢書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即位言得失又諫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

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王之功，寄

于眾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

舉之貌。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

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呂氏春秋曰：越

王欲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鐘鼓，三年苦身勞力，高談自靡曼好色也。流議猶餘論也。

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為先生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

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

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於戲，歎辭也。於音烏。嚴音呼。可

而便於身者，韓子曰：聖人之救危國，以忠佛。耳字書曰：佛，遠也。佛扶勿切。或有悅於目，願於耳，快於心

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

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

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尸子曰我必利雖桀殺關龍逢此二臣者紂殺王子比干猶謂之必利也

皆竭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

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方未謗君之行

無人臣之禮如淳漢書注曰誹非上所行也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

天下笑鄭玄禮記注曰戮猶辱也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无解而邪諂之

人並進春秋考異曰春秋考異曰遂及飛廉惡來革等史記曰中涓生甚廉惡來惡來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革長真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

奉凋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

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

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毛詩小雅文也鄭玄曰極猶已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

辭愉愉喻况煦煦况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即志士仁人不忍為也愉愉煦煦

和悅之貌也孝經鈞命決曰驩忻慎懼區區喻煦煦與區同音吁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

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拂與同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

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

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尚書大傳曰子夏曰弟子所授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窮居河

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室編蓬戶尚彈琴瑟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

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

懼然易容懼發貌也居且切捐薦去几危坐而聽捐薦去几自貶損也管子曰少者先

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

也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尸子曰箕子骨餘漆體而為厲被髮佯狂以此免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讜之間寬

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

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

于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幸舍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為卜曰于渭之

陽將大得焉非熊非虎非狼非得公侯天遺女師文王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

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戰國策蘇代說齊王曰誼祖仁者王立義者勳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壹統類美風

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主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

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

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穆猶默靜思貌也孫武子兵法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

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親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川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厨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

池灑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斂

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

孫卿子曰萬物得宜時變符應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因

園空虛文子曰法寬刑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禮記曰鳳凰麒麟皆在郊數甘露既降朱

草萌芽禮記曰天降甘露鄭玄曰膏猶甘也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

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呂氏春秋曰治亂存亡如可見如不可見

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積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四子講德論并序

王子淵

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漢書曰益州刺史王襄欲

宜風化於衆庶聞王襄有俊才使襄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名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傳如淳曰言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國語所謂宣布哲人之令德也名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

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目矣。距躍不行也，應初風俗通曰：涉

始於足，足率長十寸，則尺一躍三尺。法天地人再躍則涉。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是伯牙去鍾期而

舜禹遁帝堯也。廣雅曰：遁，避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

有是言也。夫蚊蠅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說文曰：蚊，蠅入飛蟲也。莊子曰：蚊蠅替膚蚊亡云。切蠅莫衡切。爾雅曰：西，階也。

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鵠則翔四海。文子曰：與驥，致千里而不飛。僕，雖頑器。

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懇誠於本朝之上行話

談於公卿之門。春秋說題辭曰：秉德誠之義，思至忠之功，高誘淮南子注曰：本朝，國朝也。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

從行乎公卿？禮記曰：介，紹而傳命也。文學曰：何為而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

越石負芻而寤晏嬰。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山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問其故，甯戚對曰：臣聞君之

子曰：甯越，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語，詩曰：商秋聲也。晏子何為者？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為此？曰：吾為人臣僕於中，半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為為僕？對曰：吾身不免凍餒之患，吾是以為僕也。晏子曰：可得而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而贖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立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曰：臣聞之士者，謂乎不知已而申乎知已，吾三年為人臣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為知我矣。今不辭而入，是與臣僕者同矣。晏子出見之，曰：嚮也見容之容，而今也見容之意也。非有積素累

其好。慎子曰：毛媯先施天下之姣也。衣之以皮，噴則見媯。暮，媯媯。倭，媯善譽者不能掩其醜。孫卿子曰：媯媯子看莫之媯也。媯媯力父是之。喜也。倭，媯媯女未詳所見，倭於為切媯古回切。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

曰：咨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眾士之常

路也。是以空柯無功，公輪不能以斷，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韓詩章句曰：曼，長也。鄭玄周禮注曰：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列子曰：蒲苴，子弋弱弓，繳乘風而振之，連獲鷄於青雲。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

如乘舟之逸也。說文曰：擊擊也。擊與撇同也。定設切。衝蒙涉田而能致遠，未若遵塗之疾

也。才蔽於無人行，哀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

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歷於西州，有二

人焉。乘輅而歌，倚輓而聽之。輅，車也。白虎通曰：各車為輅者，何言所以步之於詠路也。包咸論語注曰：輓者，輓端橫木以縛輓也。詠

歎中雅，轉運中律，暉暉緩舒釋，曲折不失節。禮記曰：暉，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問歌

者為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邱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

者為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邱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

者為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邱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

者為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邱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

者為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邱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

者為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邱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

者為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邱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

者為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邱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

者為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邱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

者為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邱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

者為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邱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

者為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邱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

者為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邱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

者為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邱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

焉儀禮曰士相見之禮贊冬用雉夏用胸左頭奉之禮文既集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人

不識寡見渺聞劉德漢書注曰俚鄙也曩從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尚書大傳曰天下諸侯莫不玉

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如

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

白珪孔子睹其慎戒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韓詩外傳曰魏文侯有子曰擊矣曰

新所少而立之以為嗣封擊中山三年黃往來其節趙舍唐諫曰何不遣使乎則曰請使擊曰諾

於是遂求北夫晨雁齋行倉唐至曰北藩中山之君再拜獻之文侯曰嘻擊知吾好北夫暗晨雁

也即見使者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交侯曰晨風謂

何對曰詩云鶴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飲飲如何何忘我實參於是交侯大悅曰欲

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備遂廢太子詔召中山君以為嗣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

樂者感人密深而風移俗易禮記曰樂者聖人所作也其感人深又曰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吾所以詠歌之

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

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子思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正則體修心肅則身敬也好惡

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砥武夫

凡人視之快焉馬融論語注曰蘊藏也戰國策曰白骨疑象武夫類玉張良工砥之

然後知其和寶也精鍊藏於鑛朴庸人視之忽焉精鍊舍也金百鍊不耗故曰精鍊也說文曰鑛

鑛同瓜並切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况乎聖德巍巍浩蕩民所

不能命哉廣雅曰命名也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德美深乎洋洋罔不覆

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言所覆者廣也紛紜衆多貌寂寥曠遠貌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

爾雅曰究窮也郭璞曰謂窮盡也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

文學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尚書曰迪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無不是乎孔安國曰迪道也孚信也夫

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據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瀾

波安瀾以喻太平也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浮游先

生色勃皆溢曰是何言與孝經子曰是何言與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

建為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毛詩周頌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

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始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祀文王焉毛詩大雅序曰丞民尹吉甫美宣王也詩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

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也謂眉有白黑雜色雁眉耆耆之老雜

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感發謂情感於中發言為詩也

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也謂眉有白黑雜色

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也樂動聲義文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德

度德度之言無眼也韓子曰有尺寸而無德度又曰則義無緣而後德度也馬融論語注曰罔証也處把握而却廖廓乃欲圖

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大人謂天子也周易曰利見大人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陳邱

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戰國策曰荆軻見太子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

涕行潦老暴集江海不以為多左氏傳曰君子曰潢汙行潦之次杜預曰行潦流潦也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百川歸之而不

盈鱗鱗並逃九戔域不以為虛爾雅曰鱗鱗郭璞曰今泥鰌也鱗似立切鱗自由切郭璞山海經注曰鱗魚似蛇時開切毛詩曰九戔之

魚鱗鮪爾雅曰九戔魚網也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民不以衰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

去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夫青蠅不能穢垂棘毛詩營青蠅止於棘鄭玄曰蠅之為蟲汗白使黑汗黑使白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

如絲明之如縉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綸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爾雅曰受命重止也

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巨過也願毛詩序曰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國

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呂氏春秋曰開春柩

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手鼓鏗排鏘羊而介士奮竦左氏傳曰卻克援地而鼓鄭玄問禮注曰介敵甲也

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

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

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

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

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

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

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

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

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

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

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

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

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

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



之世君之德與臣之力也 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九合諸侯臣之力耶君之力耶與音余 先生曰非有聖

智之君惡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唳龍起而致雲氣 周易曰

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 周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 人

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

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眾也 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故千金之裘非一狐

之腋亦大厦之材非一邱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力也 慎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孤白之裘非一狐之皮也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 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

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 公羊傳曰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宋師大敗故君 三代以上皆有師傳五伯以下各自取友 齊桓有管鮑隰密九合諸侯

二匡天下 左氏傳曰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又曰齊桓衛姬之子有鮑叔牙 晉文公有咎

犯趙衰取威定霸以尊天子 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頭魏

威震諸夏 韓詩外傳曰沈令尹進孫叔敖於莊王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在氏傳 句踐

有種蠡渫庸寇滅疆吳雪會稽之恥 漢書曰江都王問董仲舒曰越王句踐與

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 呂氏春秋曰孟嘗君問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可政不

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疆齊困閔於莒

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而名號顯赫者三二羽翼之也史記魏文侯請李克曰寡人之相非成則

諫曰段于木賢者而魏禮之天下皆聞

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止

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疆齊困閔於莒

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而名號顯赫者三二羽翼之也史記魏文侯請李克曰寡人之相非成則

史記曰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破燕昭王怨齊於是謝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為魏使於燕昭王以為亞卿使樂毅伐齊破之追至於臨淄齊潛王走保於莒潛與閔同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况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高誘

呂氏春秋注曰羽翼輔佐也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

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毛萇詩傳曰攘除也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

破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茂是以海

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夔雜竝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

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條猶理也漢書音義曰暢通也偃

息匍匐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咸潔身修德吐情素而披

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

多士文王所以寧也濟濟多士已見上文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

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緩百姓祿勤增奉以厲貞

廉漢書宣紀曰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又曰吏不廉平則治道微令小吏皆勤事祿薄其益更奉什五也減膳食卑宮觀宣紀曰今太官損膳省宰

又曰郡國官宣紀曰地籍未定省田官損諸苑幸者假與貧人疎繇役振乏困宣紀曰流人還歸勿算繇事又曰遣

使者振貧之困恤民災害不遑遊宴宣紀曰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閱耄老之逢幸憐縵經之

服事宣紀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亦無暴虐之心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人殺傷人他皆勿坐又口百姓遭縵經凶災面吏錄事傷孝子之心自今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錄事

側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縲匿宣紀曰全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死獄中朕甚痛之又曰自今于首匿父母孫匿大

父母皆勿坐恩及飛鳥惠及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尸子曰湯之德及鳥

秦之時邪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羣小憎惡仁智詐

偽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削大理峻法廣雅曰峭急也謂嚴急也峻與峭同處位而任

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摯虎攫懷殘秉賊其所臨莅莫不

肌慄懼伏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征徭無所措其手足韓子曰古之人君大

體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洒垢而察難知方言曰征徭惶遽也公章容切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雞者不畜狸

牧獸者不畜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文子口乳犬噬虎伏雞搏狸又曰所為立君者以禁

海錄

鹿亂也夫養禽獸者必除豺狼又見牧民故大漢之為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

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孝經曰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今海內樂業朝廷淑

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周易曰雲行雨施品物咸亨神光耀暉

洪洞朗天宣紀曰薦懼之夕神光交錯或降於天或登於地鳳凰來儀翼翬鸞鳥竝從舞德

垂容宣紀曰鳳凰集魯澤鳥從之尚書曰鳳凰來儀兩雅曰翼翬神雀乃集麒麟自

至宣紀神雀仍集甘露滋液嘉禾櫛比宣紀曰甘露降未央宮又大化隆洽男

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尚書曰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昔文王應九尾

狐而東夷歸周春秋元命苞曰天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尚書璇璣鈴曰

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

是以北狄賓合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旗什也文學夫子曰天符

既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毛詩曰四時百蠻

天性懦蹇習俗桀暴左氏傳曰彼皆偃蹇杜預曰偃蹇傲也賤老貴壯氣力相高史記曰匈奴

弱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史記曰匈奴因射獵為生業習戰攻以侵伐兒能騎羊走箭飛鏃史記曰

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則弓矢鞬馬播種則扞絃掌拊禮記曰

懷五伯不能緩驚邊机士屢犯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之毛詩曰六月棲棲戎

稱臣而朝賀宣紀曰日逐王先賢揮將人眾來降鄭氏曰揮音乾坤之所開陰陽

之所接編結蕭結計沮顏焦齒臬闕閩剪髮黔首文身裸方祖徒之國

編結謂編髮也漢書終軍曰解辨髮削左衽又曰匈奴有罪小者軋音義曰刀刻其面蓋沮

頭也然尚未詳又曰大宛深目多鬚蓋鼻臬闕也蓋音蓋雕題也山海經曰雕題國在鬱林南

車旣飾四牡駢駢載是常服猶狃孔熾我是用急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

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為寇史記曰匈奴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是以三王不能

收秋則奔狐馳兔獲胡劉則顛倒伊

逐水隨畜都無常處史記曰匈奴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騁

逐水隨畜都無常處史記曰匈奴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騁

鳥集獸散往來馳騁史記曰匈奴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騁

鳥集獸散往來馳騁史記曰匈奴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騁

鳥集獸散往來馳騁史記曰匈奴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騁

鳥集獸散往來馳騁史記曰匈奴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騁

鳥集獸散往來馳騁史記曰匈奴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騁

鳥集獸散往來馳騁史記曰匈奴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騁

鳥集獸散往來馳騁史記曰匈奴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騁

鳥集獸散往來馳騁史記曰匈奴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騁

不奔走貢獻。權忻來附。波娑嘔吟。鼓掖而笑。夫鴻鈞之世。何物不

樂。孔安國尚書傳曰。洪。大也。鴻。順也。飛鳥翕翼。泉魚奮躍。毛詩曰。鸞在梁。戢其左翼。鄭立曰。明王之時。人不驚。也。韓詩曰。鸞。飛。天。魚。躍。于。淵。辭。老。曰。魚。喜。樂。則。躍。于。泉。中。是以刺史感德。莫奇音而詠。至德鄙人黔。澆

不能究識。鳥感切。烏感切。敬遵所聞。未克殫焉。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

盛德。毛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文選卷五十二

王命論

班叔皮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論語文也。尚書帝曰。

來禹子。懋乃德。嘉乃不。積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陽元后。孔安國曰。歷數。謂天道也。元后。天子也。爾雅曰。命。告也。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

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稷。武王之祖也。契。成湯之祖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暨。至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於春秋。漢書贊曰。春秋晉史。蔡邕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范氏其後也。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出。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帝系曰。帝堯封于唐。為火德。漢書贊曰。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絕著符。旗幟曰。尚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注見上。

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春秋河圖。探命篇曰。倉。戲。農。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黃。三。陽。翼。天。德。聖。明。法。言。曰。漢。有。顯。懿。故。天。因。而。祚。之。豐功厚利。積累之業。史記。崇侯虎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然後精誠

通于神明流澤加于生民孝經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尚書周公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故能為鬼神所

福饗天下所歸往易乾鑿度曰王者天下所歸韓詩外傳曰王者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也未見運世無本功德

不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運世五行更運相次之世也不紀不為人所記也春秋元命苞五德之運應錄相次代埋蒼曰蠲特起也

偃與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漢書曰高祖曰吾以布衣取天下家語孔子曰舜起布衣而終以帝也

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適猶遇也漢書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

逐鹿幸捷而得之漢書陳勝曰秦失其鹿劉季逐而得之時人復知漢乎不知神

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韋昭曰神器天子壺符服御之物善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也悲夫此世之

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觀之於人

事矣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說文曰餓飢也穀梁傳曰五穀不升謂之饑流隸謂之饑也左氏傳曰人有十等輿臣隸也隸或為殍

思有短褐之襲韋昭曰短謂短也毛布曰褐短丁管切說文曰襲重衣也字林曰襲大篋也晉灼曰

無一擔與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韋昭曰一斤為一金何則貧窮亦有命

也墨子曰貧富治亂固也况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

處哉法言曰天因神故雖遭懼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

如王莽然卒潤獲伏鑽烹醢分裂史記曰項籍其季父項梁陳勝等起梁為楚

又况么麼不及數子而欲闇于天位者乎鸚冠子曰無道之君

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廣雅

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史記陳涉

秦稅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應劭曰爾雅曰樞謂之

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音義曰筭竹易曰鼎

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周易鼎卦之辭也說文曰當秦之末豪桀並起

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卒富

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

而陳氏以寧史記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

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

法言曰天因神

之為神明主也

故雖遭懼厄

會竊其權柄

勇如信布

彊如梁籍

成

如王莽然

卒潤獲伏鑽

烹醢分裂

史記曰項籍其季父項梁陳勝等起梁為楚

上柱國軍下祁自號武信君北至定陶再破

秦軍後秦大

破之項梁死

又况么麼不及數子

而欲闇于天位者乎

鸚冠子曰無道之君

任用么麼動則煩濁

有道之君任用俊雄動則明白通俗文曰不

長曰么細小曰麼莫可切爾雅曰于求也

是故駑蹇之乘

不騁千里之塗

廣雅

駑也今謂馬之下者為駑王逸楚辭注曰蹇跛

也呂氏春秋曰所謂貴驥者為其一曰千里也

燕雀之疇

不奮六翮之用

史記陳涉

知鴻鵠之志哉韓詩外傳蓋黃曰

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

秦稅之材

不荷棟梁之任

應劭曰爾雅曰樞謂之

斗筭之子

不秉帝王之重

音義曰筭竹

斗筭之子

不秉帝王之重

音義曰筭竹

易曰鼎

折足覆公餗

不勝其任也

周易鼎卦之辭也說文曰

當秦之末

豪桀並起

共推陳嬰而王之

嬰母止之曰

自吾為子家婦

而世貧賤

今卒富

貴不祥

不如以兵屬人

事成少受其利

不成禍有所歸

嬰從其言

而陳氏以寧

史記

王陵之母

亦見項氏之必亡

而劉氏之將興也

是時陵為漢將

而母獲於楚

有漢使來

陵母見之

謂曰願告吾子

是時陵為漢將

而母獲於楚

有漢使來

陵母見之

謂曰願告吾子

是時陵為漢將

而母獲於楚

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

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史記夫以匹婦之明猶能

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白虎通曰庶人稱匹夫何言其夫妻為偶也鄭立周禮注曰致猶會也全宗祀於無

窮垂策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張晏曰策書史記也晉灼曰至周名春秋考紀也是故窮

達有命吉凶由人呂氏春秋曰道得於此窮達一也左氏傳周內史叔與曰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

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

二曰體貌多奇異漢書曰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三曰神武有徵應徵應謂

也四曰寬明而仁恕漢書曰高祖寬仁愛人意豁如也五曰知人善任使高祖在張良以運籌

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已從諫如順

流趣時如響起左氏傳叔向曰齊桓公從善如流周易曰變通者趣時者也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漢書

其欲立六國後漢王以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撥食吐哺曰豎儒幾敗乃公事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漢書曰酈食其求見

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沛公乃踞使兩女見長者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讓陳留悟成卒之言斷懷士之情漢

識起哀平新莽道以符命篡盜故罪畢端應以抄之

高祖西都洛陽成卒敬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漢書曰

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不知所為張良曰願上有所不能致四人合太子為書卑辭安車請以為客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太子迎四人至土破瞭布歸愈欲易太子及置酒太子侍

四人者從上乃驚曰吾求公公逃避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煩公幸卒湖漢太子後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

於亡命漢書曰蕭何薦韓信於漢王於是漢王擢設壇場拜信為大將軍又曰陳平亡楚求降漢王與韓信之使擊乘蓋諸將英雄陳力羣策

異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莊子許由曰我為汝言其大略廣雅曰略法也若乃靈瑞符

應又可略聞矣略粗也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

蛇之怪漢書曰高祖母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往視則見蛟龍據其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說文曰妊孕也如陰切及長而多靈

有異於眾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觀形而進女漢書曰高祖嘗從王媪武負賣酒時

飲醉臥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債負食夜切又曰呂公見高祖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李相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也秦皇東遊以

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漢書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

祖怪問呂后曰李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白

從往常得李說文曰厭塞也於冉切分已見上文漢書曰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沛公至霸上故淮陰雷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漢書韓信謂高祖曰且陛下

月五星聚於東井沛公至霸上漢書卷五十二

下天授非人力也又曰張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  
常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  
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

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

斯度韋昭曰厭合也善曰一艷切而苟昧權衡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左氏傳曰

息侯伐鄭君子曰不量力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左氏傳曰趙孟過鄭即段賦蟋蟀趙

子曰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也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

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左氏傳師服曰下無覬覦

壯預曰下不敢望上位也距逐鹿之聲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為

二母之所笑韋昭曰幾望也今本作冀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尚書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典論論文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  
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伯仲喻兄弟之次也言勝負在兄弟

之聞不甚相踰也范曄後漢書曰夫入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

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

患也東觀漢記曰吳漢入蜀都縱兵大掠上詔讓漢曰城降孩兒老母口萬數一旦放兵縱火

北海徐幹偉長陳雷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

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驟於千里仰齊足

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千里已見上文毛萇詩傳曰田獵齊足尚疾也蓋君子審己以度人

故能免於斯累呂氏春秋曰君子必審諸已然後任人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

有齊氣然繁之匹也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亦有斯累善地理志曰故齊詩曰子之還兮遭我乎蓀之間兮此亦其舒緩之體也如粲

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立猿漏卮負扇橋賦雖張蔡不過也

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

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

海錄

漢書東方朔校早不長持論孔叢子平原君謂公孫龍曰  
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

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

楊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聞於自見謂已為賢夫

文本回而木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

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

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蒼頡篇曰至於

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桓子新論曰惟人心之所

能以致弟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

其身一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

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

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且顯而制禮司馬遷書曰西不以隱約而弗務

不以康樂而加思周易曰隱約者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平

時之過已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孔而人多不强

化斯志士之大痛也古詩曰奄忽隨物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六代論論夏殷周

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紀年曰凡夏自禹以至于桀十七王殷

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

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

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班固漢書贊曰昔周盛則刑召相其治兼親疎而兩用參同

也故與人共守之致刑指其則五伯挾其弱與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

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

段成式語食篇載

或稱王與夫代亦

以文章名世安得

主感信誠立常著

論欲正以奇屬題

蓋雖為已地王身

浸而元首以聖

實

晉書志傳武帝

晉書六代論問志

晉書先王所任

段成式語食篇載  
或稱王與夫代亦  
以文章名世安得  
主感信誠立常著  
論欲正以奇屬題  
蓋雖為已地王身  
浸而元首以聖  
實  
晉書志傳武帝  
晉書六代論問志  
晉書先王所任  
晉書對曰先王有  
所作有錄



按通志曰按錄無此帝曰誰作對曰以臣所聞是臣交兩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合善德於後是以臣等子證明足以爲宗可無復疑按九志是種好學豈有先三所作必待尋擇日然方定是非日秦始元首假托何不即相證明待帝兵問即或緣此論於司馬氏後事有毛嫵無方身立止廷恐以先王遺訓爲把柄思故進言諷刺耳觀其累更廟祿不以政事爲意游獵聲色自娛示無當世之用可歎其踴躍遠非

生賈誼過秦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二十郡漢書主父假說上曰今以法割削諸侯則逆節萌起及其衰也桓文帥禮齊桓晉文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左氏傳曰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又臣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將以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鄭吾役也爲宋役亦職也士伯怒曰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歸諸京師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漢以陵遲漢書曰二霸之後漢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左氏傳屈完對齊侯曰楚地又曰楚子觀兵於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對曰周德未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女情散於胸懷逆謀消於唇吻班固漢書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述曰公族蕃滋枝葉碩茂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爲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史記曰越王句踐自會稽歸拊循其士民伐吳大破之吳王自殺又曰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又曰楚考烈王伐滅魯又曰韓哀滅鄭并其國暨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強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卹至於王赧簡降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班固漢書贊曰晉於王赧降爲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于天下尚猶枝葉相持其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也秦據勢

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班固漢書贊曰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曠日若彼用力若此班固漢書贊曰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曠日若彼用力若此班固漢書贊曰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

謂當之矣周易否卦之辭也鄭立曰苞桑也否世之人不知聖人有命咸云其將亡矣其將亡矣矣其將亡矣而聖乃自繫于苞桑不亡也王弼曰心存將危乃得固也秦觀周之弊將以爲以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班固漢書贊曰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爲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史記李斯奏曰置諸侯不便始皇於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置守尉監也棄禮樂之教在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上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爲藩衛班固漢書贊曰秦竊自號謂皇帝而子弟爲四夫內亡骨肉之地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楫法言曰顯顯之海濟樓航之力也航人無楫如航何通俗文權謂楫也觀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

人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

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史記曰齊簡公立田常闕

簡公出奔田氏執簡公於徐州遂殺之又曰晉昭公卒六卿強公室卑六卿

謂范氏中行氏智氏及趙韓魏也尚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始皇聽李斯

偏說而細其義至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

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史記曰始皇崩趙高乃與胡亥丞相李斯陰破去始皇所

亥為太子更為書 至今趙高之徒誅鋤宗室史記曰二世尊用趙高申法令乃行誅

賜公子扶蘇死 胡亥少習剋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史記曰趙高故常教胡亥書及獄律令

害 也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

委政讒賊史記李斯上書二世曰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

無恩史記曰二世當居禁中與趙高決事 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史記曰

事無大小輒決於高發頭篇曰委任之也 遂乃郡

國離心眾庶潰叛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 勝廣唱之於前劉項斃之

於後史記曰吳廣為假王擊秦攻固漢書贊曰秦竊自號謂 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

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

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

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

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眾曾子曰烏合之眾初 五年之

中而成帝業漢書曰高祖五年斬羽東 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

漢祖之易者也夫拔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

功固漢書贊曰漢無尺土之階絲一劍之任五年而成帝業書傳所未嘗有焉何則古代

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斃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 漢

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漢書曰太后崩上將軍呂祿 而

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疆大磐石膠固

漢書宋昌曰高帝王子弟所謂磐石之宗也莊子曰倚膠漆而固 東牟諸虛授命於內

者見侵其德者也 漢書鄭泰曰以膠固之眾當解合之勢

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

漢書宋昌曰諸呂擅權專制太尉卒以滅之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齊代之強又曰齊悼惠王肥高祖六年

立又曰齊悼惠王子章高后封為朱虛侯章弟興居為東牟侯

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

王逸楚辭注曰踵繼也

忽先王之

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

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

班固漢書贊曰漢書懲戒亡秦孤立之敗于是封王子弟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制同京師

賈誼曰諸侯強盛長亂起姦夫欲

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

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

漢書賈誼上疏之文

於孝景狼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疏者震怒吳楚唱謀

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文景出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

晁錯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及景帝即位錯曰高帝初定天下諸子弱故大封同姓今吳謀作亂

逆削之亦反不削亦反于是方議削吳王恐因欲發謀舉事諸侯既新削震恐多怨錯及吳先起兵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猥由也

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

左氏傳楚子問於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末大必折尾

大不掉若所知也杜

尾同於體猶或不從况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

謂東有反者汝耶

折其

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命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

三割梁代五分

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諸侯或連城數十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上從其計又班固贊曰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使諸侯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國自折自是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也

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

班固漢書贊曰景帝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諸侯唯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

或以酎

金免制或以無後國除

漢書曰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漢助祭大祀曰飲酎飲酎受金少不如斤兩色惡者王制縣侯免國漢書曰趙哀王福薨無子國除

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

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

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國嗣也

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

漢書成帝即位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

至於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

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

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

漢代之規已如斯

哉。班固漢書贊曰至哀平之際王莽知中外殫微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駭唯恐食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田常篡齊已見上文漢書曰王莽廢漢諸王廣陵王嘉獻符命封侯策侯又曰郡卿侯閣以莽篡位獻禮書言莽符命列侯部音吾田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定爾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杜篤論都賦曰于時聖帝兼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至於桓靈奄豎執衡范曄後漢書曰桓帝立曹騰以定策功遷大長秋又曰靈帝時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曹節矯詔誅武等卿立尚書注曰稱上曰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班固漢書序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張超賤曰中外雲擾萬夫鼎沸宗廟焚為灰燼宮室變為莽藪杜預左氏傳注曰熾火餘木也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晉灼漢書注曰奮材量也恥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宛豫魏志曰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為宛州牧後太祖遷都於許許屬豫州東京賦曰龍飛白水鳳翔參墟

云二十四年則此論當在齊王芳正始四年上也又六年為夏平元年春曹爽誅滅魏祚遂為司馬氏所據

掃除凶逆翦滅鯨鯢左氏傳曰楚子曰古者明王代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以為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以喻不義之人也迎帝西京定都穎邑魏志曰天子東遷敗於曹陽太祖乃遣曹洪將兵西迎天子還維董昭勸太祖都許漢書穎川郡有許縣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晏子曰諺曰前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寡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代之業也左氏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士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強榦弱枝備萬一之慮也班固漢書贊曰得吏二千石於諸陵蓋亦強榦弱枝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以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衡軛車之衡軛也言王者之御羣臣猶人之御牛馬故以衡軛喻焉畢志猶人之御牛馬故以衡軛喻焉畢志

其內未得勝  
其驟足也  
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  
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  
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眾也魯連子曰百足之蟲至此言雖小  
可以譬言大司馬相如諫獵書曰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  
而立文子曰人主之有人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厚則上安也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  
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  
之下雖壅之以黑壤暖之以春日尚書曰厥土惟黑墳孔安國曰色黑而墳起猶不救於枯槁  
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道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  
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  
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  
之患矣

博奕論系本曰烏曹作博許慎說文曰博局戲也六著十二

韋弘嗣

吳志曰韋暉字弘嗣吳郡人為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官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為無益命暉論之後為中書僕射孫皓誅之裴松之曰暉本名昭史為晉諱改之也

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  
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勉精  
勵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  
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呂氏春秋曰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若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耕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千歲則可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  
將臥吾將不臥臥十五歲而周成王師之漢書曰董仲舒修春秋三年不窺園圃其精如此且  
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尚書周公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只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况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  
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  
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園圃終有榮  
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漢書曰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為事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又曰黃霸字次公淮陽人遷丞相長史宣帝欲褒先帝夏侯

勝曰武帝不宜為立廟樂勝坐非議詔書霸坐阿縱勝不舉劾皆不賦勝霸既久繫霸欲

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更再冬講論不忘故山

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遊惰哉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

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

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

大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徒暴易行也賭丁古

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

不過方罫之間方言曰投博謂之枰皮兵切桓譚新論曰俗有圍碁或言是兵法之類

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

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廣雅曰階因也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

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

劉向園基賦曰略觀園基法於用兵快者無功貪者先亡漢書曰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吳起三十八篇

